

明宗大王實錄

第二十三之四

0194290  
10.15



194270

6. 8. 2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明宗大王實錄卷之第二十三

六月壬午朔以黃琳為司憲府持平李認為司諫院正言

癸未 上召對侍讀官金德龍檢討官俞泓曰近來金虬金

弘度本以輕浮之人多有所失兩司論落自 上快從物情洽然

館中亦當疏劄而別無可為之事故不為耳

史臣曰德龍與弘不議於同僚而遽出啓之是劫於兩司之

有言也

校理李文衡習之曰德龍不與諸僚會議于館中只私往副提學成世璋家聽其言則諸僚之意安能盡知而以館中僉議白之也他不足責也皆謂德龍而為之乎

上曰姦邪進退一人甚關金虬金弘度事兩司啓之此所以盡

職故快從也○禮曹啓曰冊封世子竹冊及誥命今將刻造書

寫而兩文之內當書東宮之名故前日書啓命名單子而今未

蒙落點最更稟傳曰世子命名竹冊誥命刻字臨時禮曹更稟

後啓言之矣今下單子命名單子日邊之字有 祖宗御諱故不為

落點耳落點字○全羅道南平海南康津地震○江原道高城杆

城通川歙谷鐵原春川有黃黑虫或如一眠蠶或如二眠蠶禾

設食損漸有熾繁之勢○京畿高陽陽川通津有虫形如二眠  
蠶或如三眠蠶黑頭黃身食粟稷稻葉

乙酉義禁府啓曰金虬獄事則非尋常推鞠之比似當備員推  
鞠而判府事尹元衡以金虬指斥引嫌不參若金虬所言不關  
則臣等固當啓請出外今者指斥之辭似深故不敢啓請出仕  
長官不得參鞠之意不敢不啓故敢啓傳曰知道○禮曹啓曰  
對馬島主宗盛長刷還我國漂流女人福截盡心救護其勞不可  
不償當有賞典福截則令本道監司上送事行移何如啓依允

○日暈

丙戌 上召對○奏請使李名珪啓曰今此再請誥命前日所無  
之事中朝若以為無前例而不許則其事極為重難且 大王  
大妃誥命乃是正德 皇帝所賜若托稱 先皇帝所為今  
皇帝輕改為難雖欲改之不得已先錄 先皇帝所賜誥命之  
辭於上端後錄今 皇帝改給之意而其先錫誥命歲月已久  
何以處得云則措辭得宜甚難請與大臣商確且令承文院

兩殿誥命謄書賫去何如雖或得請其於降勅天使出來之時多而順付陪臣之時少今冊封天使例當出來而又繼有誥命天使則當此人民困悴之時其弊不可勝言臣聞前者李繼益以誥命奏請使赴京順付而還其時謄錄亦謄書賫去善為措置得令順付之意亦與大臣廣議傳曰皆如啓○禮曹啓曰世子命名既於枝字落點今更考之則韻會平聲支字有禊字此即讓寧大君之名禊字註曰或作枝既云或作則禊枝兩字無大分別讓寧之名雖非 祖宗御諱之比命名東宮似有未安之心龍龕手鑑衣字邊枝字則釋其義曰胡衣也尼衣也示字邊枝字則釋曰福也臣等初以示邊之枝字擬望者合於命名也但議之者云不深辨字邊者率爾泛觀則不無以枝字作枝誤見之理此言亦近理人皆以為啓請改落點為當故敢稟前日傳教曰日字邊 祖宗御諱曾有之故不落點此則有不然者 中朝御諱以木字邊火字邊金字邊等字替為御諱字邊之同不復相避者此其一驗傳曰徐當察而發落○日微重○

平安道安州博川嘉山定州海邊田畝海水漲溢沈沒已付種  
立苗慶盡為消損○黃海道黃州鳳山載寧陰霧連日不捲  
各種禾穀田有虫形如一二眠蠶青黑色處處食損延安白川谷  
山遂安亦皆漸熾禾穀損傷

已丑 上召對○領議政沈連源左議政尚震右議政尹漑啓  
曰金虬本浮虛無實之人也以公論所發見之罪固有之死不  
足惜但以浮誕之故多發妄言不足深治今若加刑則殞命杖  
下故敢啓答曰國家興亡繫於賢邪進退不知則已矣知之則  
當示國法而今者金虬以姦邪之人多發妄言罵辱公卿揣度  
上意動搖君上罪犯固重而公論激發此乃朝廷之幸也雖置重  
典尚不足惜豈可以一次受刑遽謂浮虛無實而不加刑乎大  
臣之啓實為未便予當量處故不允再啓曰傳教之意允當金  
虬浮虛誕妄揣度妄語至為甚矣但以此為動搖君上則恐不然也  
若居權重之位有所逼迫於上則謂之動搖君上可也此則以  
卑微之人虛妄所發豈可謂動搖君上也公論所發亦無此

言答曰觀此再啓釋動搖君上之意大臣之啓果當矣然人君  
所為下不可斟酌發說而乃不得受點揣度發言此豈非動搖  
君上乎亦何必居權重之位有所逼迫於上然後謂之動搖哉  
予之淺慮則如此矣○正言朴應男肅拜傳曰朴應男一路所  
見平安黃海京畿兩澤形止問啓啓曰大槩一路兩澤周足禾  
穀茂盛云應男以搜銀御史往來平安道○刑曹啓曰黃海道大黨賊吳連石  
等不可不捕然發軍逐捕則草密之時賊必隱伏反害官軍徒  
益其獷悍之氣姑置不捕則前日捕捉時發告之人將必見殺  
如有設奇謀盡力捕獲者依捕盜節日一一論賞使之激勸事  
本道監司屢行移何如啓依允

史臣曰今者水旱連仍民失常業加以守令貪殘賦役煩重  
民之為盜固其所也不以薄斂輕徭為務而以捕獲殄滅為  
急其不樂於罔民乎惜乎其無以制民常產之法白之者

○咸鏡道咸興定平永興高原文川兩麥田有虫形如一眠蠶或  
如三眠蠶青黃色處處食損

庚寅金虬上疏其略曰臣性本嗜酒稟氣又虛持身不謹取友  
不端以此招謗至于不測此則臣之罪也但無根之言只播於  
相傳之際本無憑據之實而輾轉增衍遂成實事若終不得明  
白此心得霽天威則臣之死豈不慘而臣之情豈不哀乎臣於  
掌令既逝之後不逾月而還令收叙纔過四五朔遽陞軍器寺  
正則常虞驟陞復有何望而反有缺然之懷乎臣與李樛素無  
嫌恨奸妓之事同出於戲耳萬無構釁之理而中間戲語者見  
臣則必曰汝奸某之妓見樛則亦如之浮辭遂成實語及樛被  
駁之日適臣在臺諫之列故亦有以前之所戲戲之者臣即辨  
之曰駁樛之端先出於玉堂而兩司只啓其辭而已樛必細知  
其間之事必不以此而疑臣也以此疑臣云者尤知非出於樛  
也浮言之動既不致疑於其人更以何心致疑於計慮所不到  
之處仍設不測之語乎大抵未得為清顯之人則雖至各司之  
正不無喜望是固人情也如臣者遍歷華要遂陞此職官開錄  
厚私幸實多一二度不得受點有何所關而遽設無狀之言乎



假令無狀有所缺然之語而與臣親者必不傳之人與臣疎者臣  
必不與之言據此一端亦可洞知其為無根之語也况沈連源之  
姪沈鎮沈箴沈銓皆臣年少之友也常與往來情若兄弟雖有  
相失義當面責豈以一姪之故而不悅於其叔哉臣於尹漑有如  
一之息擊開愚蒙皆既之德故臣以父兄視漑亦以子弟視臣况  
承文院提調非止尹漑一人而已則何獨以尹漑為恨哉臣之於尹  
元衡再為僚屬假之以辭色者不一再矣前因歸覲下直之時語  
及老母與兄故尋常感幸之不暇况敢為悖慢之語耶謗訕大臣  
於稠廣之中自非病風妄罵之人必不敢為也臣雖與李龜壽相  
好既因其請告于判書足矣以不得擬怒於判相甚為無理又  
以其故及於其交其族云者此果近於人情乎况洪曇之為浚  
慶之姪臣素不知而又以為罪此尤臣之所聞壽者也伏願  
下少垂憐焉

史臣曰虬也既不慎言擇交於平時而終致縲綆之患又欲  
自明其不然可已迂矣然其言也哀其情也悲於 聖上好

生之仁豈不惻然乎噫虬以浮誕之性不自檢攝而不知反擠之又下石焉者乃出於其所謂友者亦云愚矣

傳于政院曰金虬除加刑減死照律遠竄可也初配于羣潼後移慶源

史臣曰人君用刑之際必審其情罪之輕重而權衡其律然

後刑罰得中而國無冤矣今按金虬之罪所謂傲誕驕虛

無所顧忌好生議論凌駕儕輩當官則不以職事為心躁進

則以公相自期自許高元不有物議此金虬之罪也所謂惴

度上意動搖君上者無乃羅織萋斐以成其具錦者乎此

所以受罪者有辭而人心之不厭也

辛卯三公啓曰則日奏請使所啓之事臣等與奏請使同議再

請誥命事外國具由奏請則雖曰無前例而豈有不許之理但

大王大妃誥命則必先錄先皇帝所賜誥命之辭於上端

後錄今皇帝改給之意承文院所藏誥命謄錄當謄書賫去

然不可公然書呈但以其意言之而已誥命持來時果有天使

出來之弊然當初大王大妃誥命順付陪臣王大妃誥命

則封王天使并賫而來豈獨於此天使出來乎然若將遣天  
使令事知譯官善為之辭順付謄錄謄書賫去亦無妨且封世  
子奏請則自古每有使副使而獨遣單使只有一次請以李名  
珪為上使兼冬至使以尹春年為副使以送傳曰如啓○兩司  
啓曰金弘度私比金虬主張邪論誣誤士習罪同於虬而罰有  
輕重物情未快請並遠竄李龜壽金繼輝比附唱和助成聲勢  
不可但罷其職請並削奪官職門外黜送尹澍梁應鼎持身不  
謹顯有趨附之失請並罷職答曰如啓配金弘度  
于甲山

史臣曰金弘度等年少負才氣日見時政之得失不無過激  
之論若責以不為安靜則似可而其志則豈至於為邪耶尹  
元衡以凶慝老姦知其不容於公議憤其斥已据撫羅織欲  
置之死地終不免投竄罷黜可謂慘酷臺諫阿意順旨無所  
違逆反為指使而助其聲勢自上亦見欺於元衡而不知  
耳目之論皆為元衡報復而竄黜之不惜亦甚痛哉

甲午 上召對

乙未日入時黑氣自天中至辰地布天整時而滅○京畿仁川  
富平瀉疫熾發遣醫賫藥以救

丙申政院啓曰平安監司丁應斗褒貶等第時許多守令無一  
人居下殊無殿最嚴明之意請推

史臣曰為方伯者位二品受重寄所當不撓於權貴而黜陟  
之際不能任意此公道滅而私情勝也平安一道守令之貪  
殘者豈無其人而褒貶乃如此此其應斗之為應斗而無足  
觀也

傳曰如啟○夜月暈赤雲如氣自東方至南方橫布冒過月中  
整移異方變為白雲而滅

丁酉傳于政院曰今觀奏請 聖節使書狀中國宮中失火云  
至為驚愕命台三公領府事禮曹堂上承文院提調左議政尚  
震右議政尹漑領中樞府事尹元衡判中樞府事鄭士龍兼兵  
曹判書李浚慶禮曹判書洪暹禮曹參判趙彥秀戶曹參判蔡  
世英工曹參判閔箕上護軍朴民獻詣賓廳傳曰觀此奏請

聖節使書狀

今四月十八日中原宮中失火 聖節使書狀 蓋幾謹身殿及奉天門午門左右五鳳樓六殿

麻端門至二及謄書詔書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本同姓之候 麻端門至二及謄書詔書 嗣初非王子之可同惟皇天實命所

與豐二親積慶在予夫自入奉大統于茲三十 與豐二親積慶在予夫自入奉大統于茲三十 六禩朕命是愛

前之內變荷天恩赦佑以復生此心感刻難名 前之內變荷天恩赦佑以復生此心感刻難名 一念身命是愛

但實類臣勞之一語而原非虛寂之壇方喜零雨之垂朕忠上天 但實類臣勞之一語而原非虛寂之壇方喜零雨之垂朕忠上天 明鑑

朕因時早禱澤于雷運洪應之壇方喜零雨之垂朕忠上天 朕因時早禱澤于雷運洪應之壇方喜零雨之垂朕忠上天 天

烈正朝三殿一時燼焉延及門廊條刻燃矣作惟仁愛之昭 烈正朝三殿一時燼焉延及門廊條刻燃矣作惟仁愛之昭 昭

皆朕躬之咎重茲下罪已之文用示臣民之衆吁災祥互有 皆朕躬之咎重茲下罪已之文用示臣民之衆吁災祥互有 有

感召豈無九在位者宜同茲畏之情首體相關未可宰樂之 感召豈無九在位者宜同茲畏之情首體相關未可宰樂之 律

必盡代勞之真當竭國民之念上承天戒以佐爾君下撫生靈 必盡代勞之真當竭國民之念上承天戒以佐爾君下撫生靈 靈

務令安遂共圖協恭勿乃 務令安遂共圖協恭勿乃 乃

我棄故茲詔示咸使知之 我棄故茲詔示咸使知之 之

中朝宮中火變非常 皇上必驚動

亦極未安似當別遣問慰使速考前例議啓且七月間有封太

子之言云然已入歸兩使別出送通事然後可知虛實矣尚震

等回啓曰臣等伏身謄書詔書至為驚愕即當別遣問慰使然

奏請冬至使行期不遠而使行頻數一路多弊差出單使與冬

至使並行似當矣且有到太子之言天使亦將出來中國與我

國之弊不可不慮以此欲差出單使也答曰啓意知道冬至使

之行只隔一朔差出單使偕行則一路之弊可除矣領相及未

來宰相處令其司郎廳收議後當發落○禮曹啓曰前日三次

祈雨後欲舉別祈雨之禮自初一日時時小雨濃雲未散日氣薰蒸連有雨徵近見諸道書狀蝗虫害穀雨澤不足環京城一二日程則旱乾尤甚一日之曝其害必多舉行別祈雨之禮恐或無妨傳曰近觀日候雖十餘日連雨尚不大注而陽氣猛曝必有其害予意亦欲行別祈雨而徐觀日候為之故未言之矣以近日外方狀啓觀之他餘道雨水似足而清洪京畿則似不足京城亦未洽焉今行別祈雨可也○日微暈

戊戌賜宣醞于政院出御題律詩及賦命製○領議政沈連源議前此火

燒九廟遣使奉慰至如一宮一殿縱有回祿之變非干廟庭則未嘗遣慰今則正衙三殿並為燬燼至於樓廊各門亦至近燒火延三日之久其為變異極矣 皇帝下罪已詔布告中外

其在藩國不可不遣使問慰差出一使與奏請使偕行以除護送之弊何如申瑛尹春年慶渾議亦同傳于政院曰今都目政

問慰使差出可也○左叅贊任權年為入剛果峭直雅不喜聲色待子弟以嚴奉祭祀以

誠嘗在中廟朝以經筵官入侍夜對極陳宰相貪黷之狀蓋指張順孫也其不畏權貴如此及金安老用事見於累年

既還于朝每以變更舊章為歎及至兩宗之復薄位老諫廢學  
之通終身惟概但偏因暗淺又無學問之功人之有言必從其  
先入而不能察其理俸祿非不厚而待宗族亦或小恩及其年衰  
多病不能奉公而猶不解官恬退其姪判書虎臣嘗以此為恨  
云傳田聞任權平老成之人忽爾云亡自上嗟悼之意政院知  
悉

史臣曰任權剛直人也其言也直人或憚之三朝老臣遽爾云  
亡惜哉雖有偏執之病如斯人者亦難得矣

已亥夜月微暈○咸鏡道德原文川高原永興洪原北青慶處  
有虫形如二眼蠶或如一眼蠶

庚子傳于政院曰來七月初四日交泰殿補簷及大內修理處  
始役不可仍御故其日三殿恭懿王大殿中殿移御于昌德宮役畢

後還御矣且東宮僚屬必當前期擇差侍講院官貞等大臣吏  
曹同議擇敦厚温良純正之人擬望事言于吏曹

壬寅大司憲吳謙大司諫宋贊執義申汝棕司諫金汝乎掌令

李銘成義國持平黃琳李俊民獻納閔時中正言朴應男李訥  
啓曰近有數年間金弘度等交結躁競之士自為徒類專徇愛

增之私恣為邪比之論註誤士習已有亂政之端縉紳有識憂  
虞將來者蓋非一二而第以年少文官一時得譴或抵重罪則  
不無擾騷於和平之朝故隱忍不發者久矣臣等之意積久發  
遲則其患必大脫有蔓延之禍則國家元氣亦不能無傷損故  
頃者將其關於國家而為害之大者既已啟達請罪而家行身  
犯之累雖有可言者而聞見或有未盡詳悉又無輕重於其  
罪故未及啟矣今聞物論以為舉劾定罪之際多有闕漏以致  
罪目未盡詳悉頗有未便之議臣等不職之失著矣請帝臣等  
之職答曰金弘度等事予意未知又有闕漏之事也雖曰有未  
便之議豈以此至於辭職乎勿辭若有關漏詳察更啟又啟曰  
金弘度方遭父喪之初至有床第之誚而無所悛革出葬之後  
長在京家召舉朋類專以博奕為事或爭競角力忘哀縱恣之  
甚見者莫不唾鄙金繼輝遭養母之喪長在城中聚友戲嬉無  
異平日或為博塞因其勝負脫去喪巾互相叩頭受拜以恣笑謔  
見者莫不駭愕李龜壽頃為兵曹佐郎時貪縱無忌耗費官儲



恣行所欲無敢誰何亦復圖濟姦淫責辦酒食召集所親靡有  
紀極貽弊多端至於軍人點考之際狡獪用術胥徒亦唾其鄙  
至以奸吏目之其為無狀極矣右三人者皆齒在文官之列而  
顧其行已毀蟻禮法汚辱士風至於此極物情譁然請於傳旨內  
添入此意金虬罪犯關重而減死照律自上好生之意至矣  
宜流竄極邊遠地以懲其罪可矣義禁府循其情願擬諸便地  
之說前期傳播今配碧潼果如所聞請禁府堂上並命推考金  
虬改定配所遠竄極邊答曰添入承傳事如啟金虬定配於碧潼  
予意亦似不快而但碧潼涉於遠地故不言矣所以改甚當改定配  
所遠竄極邊可也義禁府堂上則豈循情願乎勿推○傳于政院  
曰近觀清洪監司書狀倭船現形云秦安地倭船予意疑其過行  
之船而今日得見發軍書狀亦以為稽緩又觀此書狀則二隻  
倭船不能勦捕我軍逢箭秦二郡守柳添放銳箭時銳箭裂破  
不至以示我國之弱致令倭賊退去軍令不嚴何若是哉令兵曹  
備邊司大臣領府事同議可罪將士及不謹候望等事詳察

啓之

甲辰以沈連源兼世子傅安珰兼世子貳師洪暹兼世子左賓客金貴榮為侍講院輔德李彥忠為弼善盧禎為史曹佐郎盧景麟為司諫院正言洪天民為弘文館修撰張士重為侍講院說書

乙巳右贊成安珰啓曰臣性本庸劣而今有貳師之命自知尤為不合東宮始開書筵僚屬亦皆精選如臣之人安敢當貳師之任乎請命適貳師傳曰卿豈不合貳師乎已然於輔養官勿辭○禮曹判書洪暹啓曰臣素乏檢身之功行無可觀暗於學問之方僅得科第平生驟躡華顯之職無非欺世盜名之致白顧赧然何敢冒處賓客之任請命適之傳曰卿為賓客正合上意豈徒以職秩落點乎勿辭珰遂再辭不允

史臣曰早正儲位貳於國君者所以係臣民之心也蒙養之初輔導之始非善言不陳於前非正事不接於目所以格正其心而基他日太平之治也是以古之帝王慎擇師傅賓僚

使之薰陶於言語之間淪浹於講論之際而為師傅賓僚者亦以自期於心曰吾將堯吾世子也舜吾世子也以小學之工夫節次誘而掖之提而撕之使知非小學不可立身非小學不可出治一言一動無非小學之功用然後大學之道自小學為之階梯而可以世唐虞治熙皞矣若但執陳薦正句讀以為輔養之能事則何能以格其心而成其德乎范淳夫之諫求乳母程正叔之諫折柳枝皆灼見乎此而深知輔導之方者也彼安珰洪暹雖曰齊國巨擘無淵源涵養之實而徒以合於俗宜於今者為持身之律則其能使之觀感於風采默化於論議而如古之所謂師傅賓僚者乎

○領議政沈連源左議政尚震右議政尹旼啓曰夏節已過秋節又近旱乾太甚外方雖或有下雨之處京城畿甸彌月不雨禾穀焦傷安有如此大災乎臣等俱以不賢之人冒處燮理之地故如此請得賢者以代臣等之職則庶可以彌災矣答曰五月旱甚憂慮之餘一旬連雨庶幾需然而今月旱災轉劇秋節

已迫而頌無甘澍致災如此由予否德也是豈卿等不賢之致也勿辭昨與今日則不無雨徵望雨益切矣又教曰近觀日候驕陽日甚災變切迫予憂罔堪當如此之時宜示憂災之意避殿減膳可也再啓曰車日有雨徵而不雨旱災切迫自有失德而然耶如小臣等不賢之人在燮理之地致有此災請速命遞避殿等事雖是文具亦遇災警省之道不可不為也如刑獄間寃滯之事亦命審理當矣答曰觀此再辭凡致災異實皆由于不能答天譴之致也非卿等在燮理之地故也勿辭避正殿等事予意曾欲為之故已諭卿等矣審理寃獄亦當為之○下書京外曰近者憫雨雖切驕陽轉熾外方雖或下雨環京城畿甸旱氣彌酷災害之迫未有甚於此者予用憂焉刑獄之中慮有寃滯其體予意另加審理以副予應天之誠○傳于政院曰近日旱甚望雨久矣而欲雨不雨至為可慮祈禱之事所當無不舉行明日五冠山等祈雨後觀勢閉崇禮門開肅靖門勿擊皮鼓遷市等事亦宜舉行而今年則巫盲及小童祈雨時

不舉行亦考前例并行事言于禮曹

內午禮曹啓曰旨巫街童祈雨外門開閉皮鼓禁擊等事三

次祈雨之後或並舉或分運行之其例不同臣等曾欲請行而但

慮救災之本實在人事之修不在祈禱之末所謂三次例祈與別

行亦出於不得已若欲專事祈禱急促為期併舉疊行祈禮已

畢而天聽猶邈則不可不更自初度而始豈無禮煩瀆告之失乎

所以疎分祈禮次第徐行者欲使得雨於祈禮未遍舉之前也畿

內嶽瀆山川別禱今日已畢而未能回天昨雖驟雨亦不終夕而

止旨巫等祈雨今可行之傳曰知道○兩

下未傳于政院曰近來日候極熱外方進上物膳新鮮者少大

殿如是他殿亦豈異乎如生松魚文魚銀口魚生鰻等物令所

產各官勿封於都會官限八月望前勿煩民力隨所得從便連

續直封進于司饗院事下諭于黃海江原咸鏡全羅慶尚清洪

如拳尾長一二尺許色赤流星出氏星上入坤方天際狀如梨尾長

承傳色請承旨日近來物○夜流星出天市西垣入元星下狀

一丈許色白流星出婁星下入卷舌星狀如瓶尾長一丈許色赤光  
照地良久乃滅

已酉舍人以三公意啓曰進慰使初以奏請冬至使一時偕行  
議啓矣今更商量則火災之言雖似可信而只聞於遼東不聞  
於中朝其為虛的亦難詳知且於修正文書時頭辭措語似難  
而三使同行則方物路費之多一路車輛亦甚有弊今進慰使  
預先整齊俟北京先來譯官之還即發送何如答曰如啓○日  
暈

庚戌上召對于思政殿月廊

以年災  
避正殿

侍講官權容曰人才皆

出於南方而近來二南學校頽廢以勸勵無人而然也托無軍  
丁而平民向學已入於鄉校者皆定軍額何暇學文而成就乎如  
年晚才疎者可定軍額而年少者不宜遽定也○傳于政院曰召  
對權容所啓言于該曹詳察舉行○慶尚道尚州地有女一產二男  
皆生存

七月壬子朔夜流星出羽林星下入南方天際狀如梨尾長二

三尺許色赤流星也女史星下入乾方天際狀如梨尾長三  
尺許色白

癸丑以趙彥秀為禮曹參判兼世子左副賓客鄭得為司諫

獻納閔時中為弘文館校理洪天民為世子侍講院文學朴應

男為司諫院正言盧景麟為世子侍講院司書朴素為弘文

館正字韓智源為成川府使○兩司啓曰成川府使韓智源凶

邪陰險貪黷無狀之實前已昭著於物議而猶乃與金虬昏夜

相從其形跡詭秘意態鄙陋之狀現發於聞身豈可授以臨民

重職使貽一方之弊乎智源不自畏縮乃敢圖擬於銓曹銓曹亦

非不知物論之如是而擬之至為非矣請命罷智源吏曹堂上

色對廳亦並推考弘文館正字朴素立藉賴近日被罪之輩金

繼輝 輩素立 少有儒名 彼輩雖 重之素立 豈藉八立已者乎吹噓之力驟歷清選亦已濫矣

况本館南行乃一時選首少有人言不可輕授請命適差答曰

韓智源適差可也吏曹堂上色即廳必是偶然注擬勿推朴素

立事如啓○夜流星出天樞星下入天市西垣狀如大梨尾長

四五尺許色赤流星出奎星下入天倉星下狀如梨尾長四五尺許色赤  
四星出霹靂星下入羽林星下狀如梨尾長三四尺許色赤

甲寅禮曹參判趙彥秀啟曰小臣性品庸下且自少多病行檢學  
問之事無一可稱輔養重地豈可一日冒慶乎請左副賓客適  
差答曰勿辭日微暈日南有珥京畿永平蝗

乙卯 上移御于昌德宮 王大妃殿中宮殿亦移御○禮曹

啓曰自古以來王后父母三年喪畢則致祭及墓軍等事該曹  
循例為公事以啓今者尹汝弼之喪將終而汝弼則以姦賊之  
父會被罪譴與他 王后考妣事體不同未知何以為之敢稟

傳曰汝弼緣坐之罪固有法典自上雖已特斥寬典凡事豈與  
他王后考妣例為之乎○傳于政院曰見此全羅監司狀啓

右道水使 吳瀾 樂報曰 舒川人 吏文 狀內 倭船 二隻 見 丹海 中  
外守 辛社 及 監司 軍官 羅忠 紀等 追擊 接戰 郡守 面上 及 臂 腋  
達 箭 倭 人 等 吹 角 放 砲 指 向 外 洋 而 二 十 日 大 船 二 隻 又  
現 形 於 羊 山 浦 近 處 一 船 則 懸 帆 北 走 一 船 則 吹 角 放 砲 而 震  
僕 李 先 臣 軍 官 朴 春 等 十 餘 人 無 數 發 射 倭 人 等 不 能 勝 宗  
僧 茂 宅 之 際 又 放 羨 藝 宅 五 六 度 火 賊 曷 天 倭 人 溺 死 羊 中 者



不可勝數而在船之倭相積無爛難計其數浮珠之倭極軌十  
八頭并倭矢一百八介上送我國人逢箭者十九名而聖光假  
將朴希顏非但不為追捕軍器火砲專不則倭寇現形似非尋  
載持以致招軍逢箭致死故囚禁推考

常過行之船賊謀叵測防備諸事所當十分措置我國將卒被  
傷人別為救療毋致殞命被傷人數亦詳悉臨問馳啓事下諭  
監司兵使水使李允臣等不無戰功令備邊司詳量論賞朴希  
顏則拿來推考明示軍法此啓本令兵曹備邊司議大臣領府  
事詳察回啓而賈來倭箭入內○日暈日南有珥

丙辰政院啓曰前年六月院中議啓醫官入診後所進之藥與  
他明醫及藥房提調商確同議以進以為恒規獲蒙允可而昨  
日柳之蕃等入診之時先自命藥而後出裁稟於提調似誇  
眩已能此非祖宗朝舊規又與前年臣等啓意不同臣等如此

啓之者非謂之蕃等命藥失當提調所見有加於之蕃等只是  
千萬慎重之意也不遵前年之教復蹈曩日之非率爾如此恐

有後弊請柳之蕃金允瓘推考傳曰此人等昨日倉卒間未及  
思之故也然規矩如此而不能詳察推考可也○傳于政院曰

觀此濟州牧使金秀文啓本啓本日倭船二十六隻境內則倭

船之多至於二十六隻必是中朝作賊回來者不無探試我國虛

實衝東擊西之患防備諸具候望烽火等事十分措置去留有

無詳細看望連續馳啓事牧使及全羅監司兵水使處發馬下

論而濟州近縣倭賊或下陸或留在則觀勢詳量無遺勦捕毋

失軍機事並諭于牧使可也

丁巳黃海道松禾兩雹大如大豆向熟黍稷粟為半傷損

戊午以全羅右道水使吳滄捕倭狀啓下備邊司其啓本日倭

于草島鮑作干等進告于南柳浦權管蔡淵洪率軍官等

進擊接戰一船之倭幾至一百五十餘名而權管等盡力射斬

燒盡全船所斬倭頭二十二級及倭物上 ○黃海道松禾兩雹

送我國之人五六雖被倭箭不至重傷

辛酉傳于政院曰觀此冊封世子時日記謄錄單子世子行禮

似有執圭節次而儀註內不錄此單子示于禮曹問之後還入

內且 祖宗朝封世子官教在於內帑今則當何為乎問于冊

封都監以啓○禮曹啓曰具冕服則當執圭世子於 宗廟社

稷親祭時為亞獻官則進詣神位前獻爵之時獨善代奉圭今

若教命竹冊印跪受必有代執圭之人而儀註磨鍊時落此二節

癸卯

成宗朝冊封世子時

及庚辰年

中宗朝冊封世子時

儀註非不詳盡五禮元

儀註所無禮貌曲折處出註備錄者亦多而亦落此一節臣等

未知其由或忘未及念或以為儀註當經作覽東宮禮同人臣

令人代執嫌於並尊故不為磨鍊或以為近侍之臣自當代執

不必著之儀註而然也然既載內侍從助內侍擊執承言色助

擊等語亦經上覽則圭之代執在所備錄而臣等思慮未得

周遍踈漏至此不勝惶恐輔德弼善等官似當代執圭但輔德

則當捧教命弼善則當捧冊函翊贊則當捧印綬其手皆將有所

執不可代捧圭奉禮權代捧圭於禮無妨請於儀註內王世子

進北向跪受之下添入世子以圭姑授奉禮八字又於王世子受

以授翊贊之下添入奉禮還以圭進世子八字付標以啓傳曰

知道

壬戌承文院擬調啓曰書狀兼質正事臣等之意亦如諫院所啓我國人民之苦中朝車輛之弊不可不慮今冬至使書狀官

令兼帶質正質正官則進慰使之行兼書狀而送何如傳曰如  
 啓此意言于諫院○政院啓曰古者五等諸侯執圭執璧諸侯  
 世子執纁蓋虞書所謂五玉三帛夏史所謂執玉帛者萬國此  
 也後世制有不同至景泰元年王世子冕服欽賜之制有圭  
 其制與九章同夫圭者諸侯執之以合符於天子而驗其信否  
 者也今者五禮儀註及癸卯庚辰兩年儀註皆無執圭之文非  
 闕文也其必世子未受命於天子故如是也若代執嫌於並尊  
 則必當有摺圭出圭之儀而儀註內並無之如宗廟社稷親祭  
 時為亞獻官則乃既受帝命之後也不可以此為例且親祭  
 時既曰弼善代捧圭云則其不以並尊為嫌明甚我朝五禮儀  
 註參酌中原及前朝禮文而為之其不為遺忘亦明矣冊封儲君禮  
 之大者不可不謹請令禮曹更考十分商確傳曰觀啓辭當矣  
 令禮曹十分商確更考古事及祖宗朝例俾中於禮○以黃

海監司捕賊啓本

其啓本曰新溪縣

今李

盛禮

到任之後捕賊

縣軍進發

接戰

縣人

劉

下于政院曰盜賊

殺無辜之人

為萬民

先等射殺連石云云

之巨害所當捕獲而李欽禮盡心措置射殺賊魁上副擇遣之

意下除齊民之害至為可嘉當論重賞劉佑亦甚可嘉依啓本

其啓本請以劉佑為無司僕史詳察為之事言于該曹○以朴承

俊為工曹總判閔箕為司諫院大司諫鄭宗榮為承政院同副

承旨朴謹元為司諫院正言朴應男為弘文館修撰

癸亥藥房提調等啓曰風寒暑濕之氣襲人為病隆冬盛暑雖

常人攝保似難况至尊之位尤有所難自 上少不如常輒召

醫官下問甚合聖人慎疾之意且下問之詳不如入診之切臣

等之意 聖體暫不如常則勿憚入診之煩必使御醫入診後

退與臣等議藥而啓以合謹慎之意且柳之蕃金允閻術業於

諸醫中最優自 上有所問與入診時必此二人承而行之不

可視同他醫使之出入諸病家也答曰觀此所啓勿憚入診之

煩云此言當矣然緊重之證則當令醫入診而不緊時令之證

則人君之疾非如下人之病醫官出入聞見必駭至於宗宰問

安似為騷擾恐非義事故小疾則只問當藥予當斟酌為之也

且我國之習循私滅公至於妓工匠人皆奔走諸處無異私家僕隸如是而何能專業乎為各司提調者拘於時俗牽於人議不肯檢察是亦朝廷無紀綱之故也予常未便而適因今日醫官之事盡論平日所懷於政丞也柳之蕃等公務外使不得出入事捧承傳○傳于政院曰元子不習於禮未見威儀諸具當自內履行習儀使之慣熟於目也朝服梁冠笏堂上所著四十件郎廳所著三十件及兵曹都摠府堂上郎廳所著頭具已帑筒箇服天各二十件水銀甲冑四十件司禁所著衣朱杖并四件入內事言于禮曹兵曹而政院收合以入

甲子大司諫閔箕啓曰小臣稟性暗淺素無才學僥倖登第濫側清班已愧非分心常悚懼况今者志日益衰心日益昏居家則行已無檢當官則處事乖宜已負初心甘為自棄之人過蒙恩賜秩祿雖躋於二品自顧材識小職末官尚難堪任况於言責之地敢為長官乎大抵有諸已然後求諸人無諸已然後非諸人身且不免譏貢於人何能諫救人主過舉彈論羣僚所失

乎雖欲隨例強顏供職非但內懷慙慙人之侮笑亦且不少其為  
汚辱名器孰甚於臣請速遜臣職

史臣曰箕少礪名節清苦自守且深於易學士林多之中年  
以後未免玩情聲色清節頗虧然在常人之中豈易得乎

答曰卿豈不堪此任乎勿辭○傳于政院曰近因政院之啓冊封  
時世子執圭可否已令禮官更考古事及 祖宗朝例以啓矣

今觀前例則庚辰年 仁宗封世子時禮曹稟曰世子行禮時

當執圭而受冊命及教命時圭則奉禮當捧之然壓尊之事  
不可在於儀軌也云雖以此不錄於儀軌執圭則其時已行之

今亦依庚辰年例可也且封 世宗 文宗為世子時則有官

教封 仁宗時則無之今亦為否言于都監使之議啓○舍人

以三公意啓曰伏聞朝服及甲冑弓矢等物入內習儀事已傳

教矣但士大夫朝服入於宮中則必宦寺著之其於事體似為

未便且甲冑弓矢入於禁中令宦寺著持凡在見聞亦為駭異

自 上必以為元子若不慣見此等物件則臨大禮時或至驚

動故欲預令習熟矣然臣等伏覩元子氣象則雖不預習似不  
驚動前例雖有如此之事亦不可遵朝服等物請勿入內卷  
中廟朝封 仁宗為世子時朝服冠帶入內使內官着而見之

已有前例且今元子深居宮中不見衆會處故近見內官等稠  
集則不無驚動之色况當大禮遽見常時所不見綠梁紅衣  
服及儀仗等物則必有驚動失儀之弊自上豈偶然計而命入  
乎雖長成之人所當預習大禮况幼兒乎不允○禮曹啓曰前  
日冊封世子儀註內世子摺圭節次改付標入啓事政院疑臣  
等不謹磨鍊臣等職忝禮官而學無稽古錯誤至此然臣等之  
意以為政院之見恐或未盡政院以為五禮儀內不錄摺圭節  
次以世子未受命於 天子故如是也臣等按景泰元年

文宗冊魯山為世子時儀註曰王世子具冕服出受教命時王世  
子北向跪摺圭註其下曰如摺不便從官傳捧是時 帝賜袞  
冕誥命勅使時未出來而世子已服冕摺圭未知此圭亦知帝  
之所賜乎癸卯庚辰兩年儀軌內世子服飾雜物製造條件內



冕服諸緣圭以上尚衣院云則其時世子執圭受冊亦已明矣不當執圭則造此何用 大明會典親王世子冠服條洪武二十五年所定諸節慶賀王世子皆服衮冕云我國世子何異親王世子乎國有大禮世子自當冕圭何待欽賜然後服之且五禮儀曰世子具冕服所謂具者無一物不備之謂既服冕服則圭在其中服冕而不執圭則何得謂之俱而其於禮貌亦何所據杜氏通典唐開元禮臨軒冊命皇太子儀皇太子具遠遊冠絳紗袍執笏以入受冊時中書令讀冊訖太子進受冊退授左庶子云此亦不錄摺笏節次世子受冊時不言摺圭其必有見於此也若如政院之啓則世子受冊時似手無所執身既服冕則手可不執圭乎圭與笏雖因時異制其實則同建文二年 恭靖大王冊 太宗為世子時世子摺笏受冊永樂十六年 太宗冊 世宗為世子時世子摺笏受冊以授輔德手不可無所執此亦可證且景泰元年 文宗冊魯山時不但集賢殿諸學士通經術明典故者甚多典禮之官亦 世宗朝耆德宿儒其於

冊封大禮儀註磨鍊之際豈不詳盡其時儀註既云具冕服摺  
圭則五禮儀內所以闕摺圭之文其必依倣開元禮不言摺笏之  
例而為之也臣等啓辭恐近於自明但古禮又 皇朝制禮  
祖宗朝儀註似與政院所啓有異自 上不可不知故敢啓傳  
曰觀此啓辭纖悉具備此意當矣前日政院之啓亦各陳所懷  
也○憲府啓曰戶曹正郎南宮禧人物陰險貪鄙所行亦多悖  
戾不為物論所容者久矣近日本府聞其母家婢種德為其三  
寸叔南宮淑妾而性本凶惡日與舊家長鬪閱陵辱播於見聞  
故府方因治其罪今聞南宮禧乘其推覈之釁恐嚇種德以謂  
我若請囑臺官可以高下其獄生殺當由我口多受贈賂奴婢  
至於七口猶不滿意又復恐動要索之乃以法司公論之發陰  
為圖濟已欲之私且於頃者以其妾家換其妾甥方瑛之大家  
約以增價成文及其斜出之後終不與直反以方瑛放賣後  
仍執不許呈訴漢城府府以不直黜送而自以謂斜出文券在  
我當為我家不自愧屈其為用心之無狀極矣齒在士大夫之

列縱行貪黷之事乃至於此物情至為駭愕請命罷職不齒仕  
版答曰如啓

丙寅領中樞府事兼吏曹判書尹元衡三度呈辭傳曰累次呈  
辭只適兼判書○舍人陳寔以三公意啓曰祖宗朝吏兵曹  
判書必須久任而不為數適邇年以來以為權地而例皆辭避  
不肯久處其任今者尹元衡豈必實病乎亦以權重而辭避也  
大抵吏曹判書之任必位望崇重之人然後鎮壓羣情矣自元  
衡為判書之後為政公平協於物情請命勿適仍啓

史臣曰元衡屢為此職賣官納賂有同市賈三公至於啓請  
仍任其不欲違忤苟容甚矣尹溉則以為自從元衡之長銓  
曹人服其公云獻諂極矣士林笑之

答曰如啓仍傳于政院曰前者兵曹判書仍任時牌招而言以此則  
在大臣之列亦可牌招言之乎招其曹郎廳使諭之乎政院回  
啓曰元衡在大臣之列牌招未安宜招郎廳言之傳曰如啓

丁卯 上召對

戊辰 上召對○禮曹啓曰旱則閉南門開北門禁擊皮鼓扶陽抑陰之意也今者旱傷之餘霖雨不霽無益有損請依前例閉肅靖門開崇禮門依允

己巳黃海道黃州海州豐川鳳山文化延安白川安岳載寧信川殷栗長連松禾長淵瓮津康翎黍稷粟田蝗虫遍滿葉實食盡

庚午 上召對○兼吏曹判書尹元衡啓曰臣頃日病辭蒙恩解職旋以三公之啓更為仍任吏判之任採人物用舍之柄其權至重濫叨此任至於再三豈可復為仍任使一國莫大之權長付於如臣無似之人乎請速命適

史臣曰判銓衡者周年而辭辭必遞之者非但其人以久居為嫌 乃不以重柄長付一人而使繼之者亦舉其所知而甄別淑慝也前例已然而三公獨於此時啓請仍任必有主此議者其附麗之迹亦著矣

答曰銓部之長所當久任三公之啓非偶然也更勿辭避安心

行公○禮曹啓曰考癸卯年日記百官陳賀則上於冊封日  
御勤政殿受之其翌日中宮御思政殿受命婦等賀禮前者  
兩大妃殿進豐呈及大殿會百官之禮則自上定日以下  
命婦朝中宮之日則雖無傳教似當同日行之但臣等思之  
則兩殿同日同時受賀于思政勤政兩殿則各差備人出入  
及命婦與百官出入不能無紛紜紊雜之弊且命婦賀禮不可退  
行於豐呈之後若於十八日中宮先受命婦之賀因令受點  
命婦等入侍豐呈於情禮恐或無妨且命婦朝中宮之禮  
癸卯年行之而本曹文籍之可考者闕失頗多雖欲考據前例  
政院日記亦不該備進豐呈入參外命婦則政院自當探問各家  
緣故有無然後書啓受點入參矣賀中宮時命婦入參之人  
未知本曹徧喻各家抄其無緣故可入賀者書單子以啓乎又  
考入賀儀註則內外命婦分兩運先後入庭賀畢引退矣未知  
當有供饋賜酒等禮乎此等事皆本曹所當知而無文籍可考  
故取稟傳曰命婦賀禮則十八日豐呈前行之而仍以此命婦入

叅豐呈為當外命婦則三公領府事左右贊成判中樞六卿判  
尹功臣堂上以上六承旨兩司弘文館長官妻政院察而書啓供  
饋賜酒等自內當量而行之也○以尚震為世子傳沈光彥為  
刑曹判書沈通源為工曹判書元繼儉為世子右副賓客朴素  
立為藝文館待教安宗道為檢閱○大風雨

辛未 上召對○吏曹叅判元繼儉啓曰小臣性本駑下中無所  
有將以何物為輔導之具乎非徒無涓埃之益亦將為同列者之  
羞小臣辭避之意不在循例慚懼之念實迫于中請速命適賓  
客之任

史臣曰輔養前星期致大平宣和光同塵無是無非者之所  
能乎

得曰卿豈不堪此任乎勿辭

壬申 上召對○刑曹判書沈光彥以表耗三辭不允  
癸酉 上召對○傳于政院曰觀此兵曹事目

其流亡避役者皆投寺刹剃髮為僧今當充額之際苟不推刷  
此輩使復其役則此後謀避皆入空門後弊難防以水軍予技

茲役為僧者雖計誦三經曾受度牒而並為廟則真受度牒者  
置其欲為僧而仍供本役者許令從願云云

並刷還云當初受牒之時既以本官陳省為之水軍子技受  
度牒者有幾人乎雖推刷必無其實而如此農時貽弊於民亦  
必多矣况已令放役而還定役大失其信乎大抵受度牒鬻牒  
僧則依前勿役事更為行移○以年凶貽弊不遣各道鄉試京  
試官從憲府之啓也○以宋賀為司應府持平閔應瑞為濟州  
牧使

甲戌舍人以三公意啓曰自 上即位以來 宗廟文廟則屢

行親祭矣至於社稷則一度親祭後不復親行近年以來地道  
不寧而中外地震年穀不登曾欲啓請親祭而來初七日釋奠  
祭親行事傳教儒生試場只隔三四日事甚急遽若欲親祭則  
請先行於社稷而文廟親祭姑停何如答曰大臣之啓至當近  
年久未親祭於社稷予亦素有未安之懷欲行別祭者久矣來  
月十三日為封世子告祭之日也此日子欲親行祭文製述時  
以近年久未親祭未安之意及封世子之事兼備製之似為無

妨更議以啓文廟釋奠祭予在近地故欲行而事勢果為未便  
攝行可也仍傳于政院曰三公處則令舍人收議領府事處則  
遣史官收議

乙亥諫院啓曰正言李訥本月十八日政兼春秋下批二十日  
謝恩而必待署經然後出仕憲府連二日常坐不為齊坐署經  
使累日不得出仕始於昨日新持平宋賀署經時乃先署正言  
使本院即為齊坐署持平事甚苟簡殊無重待臺官之意其於  
體至為未便持平宋賀外大司憲吳謙以下請遞且諸色軍  
中水軍之役最苦貧者流離逃散富者謀避他役闕額甚多故  
頃者廣議朝廷終不得善策當國家有事之時所虞孰大於此  
逃軍之投入緇流者不可勝數而本官守令專不致察至於水  
軍子枝亦給陳省使授度牒故兵曹事目雖誦三經曾受度牒  
者並令刷還深得救弊之策自 上特令受牒僧人依前勿役  
殊無廣議善策之意物情缺然請依該曹事目刷出還役而陳  
省守令亦並推考罷職



史臣曰年歟役煩民苦僧安凡人之情孰不欲去苦而就安哉  
况水軍之苦倍於他軍若不刷還為僧者是為佛驅民也如  
此之事為臺諫者所當合司極論而命下三日始以婉順之辭  
來啓是塞責而已其敢望得請乎憲府則既不趁期齊坐以  
啓輕臺諫之漸又以刷僧關重之事委諸尋常嬉嬉相樂恬  
不動念可謂言官乎哉一言之間有益於國家而無患於身  
者猶且不為况觸忌犯諱嬰鱗絕裾之事乎世道至此可噫  
也哉

荅曰大司憲吳謙等適差可也僧人事雖繼死放役已久而今  
還刷還非徒近於失信刷出之際不無弊端如彌牌僧類則  
先朝之事尤不可更改而當初陳省成給守令則摘發為難不  
可治罪並不允累月論啓不允○預議政沈連源議冊封世子  
之意當徧告宗廟社稷而攝行於宗廟親行於社稷似有  
輕重於禮未穩况告祭非大祭之比尤不當親行若以明年仲  
春為遠則今九十月間消吉親行別祭何如左議政尚震

舊臣也非朝著無所可否介於尹右議政尹澆議略同領

元衡李苞之問長自及尾牽補度日

中樞府事尹元衡議自古王者立國以社稷為重者土穀之主

民生所繫故也自 上即位以來未得數為親祭三公所啓不

無其意來月十三日封世子告祭躬行無妨傳于政院曰觀此

議辭各異社稷親祭依大臣之議徐當擇日為之矣○以吳謙

為兵曹叅判共曇為司憲府大司憲金德龍為執義李希儉安

士雄居官雖別無可紀之事哀兄及弟之早死撫養其為掌令閔

時中為持平申汝棕為弘文館校理

丙子 上召對○大司憲洪曇啓曰臣無學術無知識前日見適

時皆被諫院之論恐風憲官之任將自小臣而輕也請速命

適

史臣曰曇雖以清約得名然前者再居風憲之長徒規規於

節目之小而遺其遠者大者憲長之任若止於此則滿朝宰相

孰不堪任所以然者學術不足而規模卑狹故也

答曰卿雖前者因一時之事見適不可以此辭職昨政大憲之

望猶擬於首甚合子意故落點其多辭避務盡其職○兼兵曹  
判書李浚慶啓曰小臣忝冒本職于今三年敬畏 天戍不敢辭  
退龜勉供職而衰耗日甚昏忘漸劇尋常事務之間多有錯戾  
之失頃日安仁孫乃未出解由之人小臣專不詳察行私玩法  
濫授官爵實犯私罪而反蒙輕歇之典強顏行公內實慚服  
非獨小臣之心未安公議亦必以為如彼之人作孽非輕被論  
亦甚而貪戀權寵不自引退貿貿而行啗點豈少實非朝廷  
養廉恥重卿士之道也况小臣年今五十九歲眼暗耳聾精神  
荒耗雖欲勉強職事力不能及近日彼劾實因顯戮之罪其他  
公事之間不知不覺真行妄作之罪難可屈指而數如是而豈  
可冒居六卿之列以判機要之務乎請速命適臣職以重政曹  
之任答曰卿豈至衰耗乎頃者安仁孫事未及詳察故也不以  
以此有嫌兵衛之長所當以任故不允再辭不允

史臣曰浚慶雖曰少變初心豈至於患失乾沒者但三年典  
兵了無衛國固圉之策而徒以虛讓之文陰濟保身之計惜

也

○憲府啓曰水軍之役最為苦重故自祖宗朝世傳其任此無他使不待投屬他役也當初試經度僧之時必考本官陳省者欲以知其人之無役與否而若是水軍子枝則自當世傳其任而不可謂無役也守令等不用意致察並其水軍子枝而皆給陳省使世傳之人逃役桑門極為非矣請水軍子枝之為僧者一依該曹事目刷還本役陳省成給守令等并命推考以罪以嚴軍政答曰水軍之世傳其任予亦非不知也當初以陳省受度牒者有幾人乎如彌牒之類則先王朝事尤不可更議况刷出之際徒有農民被侵緣亡之弊而無益於軍額臺諫亦當思之守令等亦豈可推治乎並不允累月論啓不允

史臣曰曾在光廟朝崇奉異教給彌牒為僧緇流權恣之弊可勝言哉至于中廟即祚之初首罷禪教兩科及主上登極之後立兩宗復兩科異教漸熾位田題給之事臺諫累月論執僅蒙允俞又至於水軍還定之事牢拒至此豈非

聖德之大累乎

丁丑 上召對○舍人以三公意啓曰秋節已入今當視事請

復正殿者曰秋節之入雖久還即復正殿未安然大禮漸近大

臣豈偶然計而啓之乎如啓

戊寅 上御朝講于宣政殿大司諫閔箕曰自 上崇儒重道

幸學取人 連續為之儒生殿講一月之內或再為之儒生當體

聖上右文之化而勉為著已之學可也示以讀書為事譏侮師

長近者姜德為司成申汝棹愈司藝掌務官則朴思恭養中姜德奉事則張佑故居館儒生等作歌而譏之曰億則彙

云乎以若齊巨川汝棹云乎哉接下思恭朴公云乎哉張佑張進士李相鄭確鄭澹柳縝等所作其實尹天民以年少雅

之人與李相鄭確有不協之嫌自作此歌揚言於衆曰李相雅

此明箕所啓其亦有聞于此也至於四學則教授訓導官秩

早微故少不協意公然詆毀程者李秀緘為南學長官直宿本

子至密外承酒內秀緘不計退而公然多有陵 上之風在學而

如是在館而如是以如是之人出身而為臺諫侍從偷薄之習

職此由也頃者浮薄之輩以致朝廷之騷擾金弘度金龜壽之

職此由也頃者浮薄之輩以致朝廷之騷擾

輩以年少新進之人懷躁進之心唱是此皆由於為士之時不非之說以致如廷之強我故罪之有差

為教導之所致也大抵勸獎儒生豈徒以製述講經導士習於

敦厚哉自 上先立教化之本以感動其心又令大臣懲惡勸

善警覺提撕使學校之風自歸於敦厚之地則庶無擾亂之弊

答曰所啓當矣國家平時養士者將為他日之用也勸善懲惡

之事大臣領府事處言之○慶尚左道兵使吳誠拜辭 上引

見于宣政殿仍傳曰方今飢饉相仍軍卒殘弊防禦器械雖措

備而未啓精利卿其赴任軍卒器械防禦諸事盡心措置○上御夕

講

已卯 上受常參御朝講

庚辰夜火星犯房星

八月辛巳朔 上御宣政殿講試儒生傳于試官曰儒生勸獎

之事所當不時為之故今日欲出御後苑引儒生八自集春門

講試為計而適下雨庭濕故此處為之又傳曰儒生等入內庭

後四書五經中令自願一書可也○傳曰殿講通幼學李成蘭

安敬賓直赴會試餘給紙筆○領議政沈連源右議政尹漑領

中樞府事尹元衡議大司諫閔箕所啓儒生別無勸善懲惡之

事但當勸讀小學等書且申明學令可以變化惡習也請先令

禮曹抄出為事目與大臣同議為公事左議政尚震議閔箕所

啓正中學者之疾我國習俗蒙養既不端稍長又無師友所謂

有志力學者亦不過以述作誦讀為性理之學視若已陳之

芻狗言行間多有過差無足恠矣學者以操修為本文藝為末

為朋友者以此相責為師長者先教小學立其根本次教大學

立其規模如語孟中庸皆若朱子所定次第而訓迪之使無躐

等之習然後經書子史出入博學則心地高明幾為文詞貴然

可觀矣古人教士之方不過於此所學若此則向者浮薄之習

必自知其可恥矣若如懲惡一事恐非學校之政自上推躬

行心得之餘使之成就如時雨化之異日朝廷濟濟登庸者必

自此輩中拔起矣答曰從領議政議令該曹為事目可也

壬午以李名珪為知中樞府事李薇初名苞之弟也賦性陰險人忌畏之設使當推則

恣行弊臆豈南宮忱尹春年五同知中樞府事元俊良為慶尚

左道水使本以無知蠱惑之人前為全羅道水使時巡到全州

自若故為遲緩使賊勢益熾其時不施軍法已失刑矣今

者復為本職物情極為驚怖徒潛誘隣居愚劣六十餘多買婢美不其入

癸未右副承旨禹瑞本以庸人歷涉清顯中年交結韓景祿為滙

財盡丐乞不顧啓曰工曹黃金貿易事啓請矣自上出內府

恤其用心如此之截而勿令貿易今當付標然內出之意元子冊封都監該用

請啓別捧承傳何如傳曰如啓○世子師傅及輔養官等啓曰元

子小學畢講大學當進講矣但宦官進講處多有未精小學大

文音釋更詳進講後大學進講何如傳曰如啓

甲申平安道殷山有牛產三犢二牡一牝同日皆斃

史臣曰近日天變應於上地道失其寧加之以物恠層現疊

出史不絕書陰盛陽微邦國將衰之証也

己酉日微暈  
丙戌 上親傳釋奠祭香祝  
丁亥夜流星出天倉星下入東方天際大如彗尾長一尺許色



赤

戊子諫院啓曰濟州牧使自未遞之前物論皆以閔應瑞為可  
當應瑞聞之素矣揣其臨遞之期托病狀啓窺避之迹已露殊  
無人臣夷險一節之義至為非矣當初該曹以除朝辭赴任後  
例啓請事體當矣朝廷如有欲言之事自當下書何必親承朝  
旨哉上來後赴任事甚苟且請依該曹所啓除朝辭赴任答曰  
閔應瑞非迷劣人豈有揣度濟州牧使之臨遞而故為托病之  
理乎濟州之事關重所當親承朝旨故大臣啓請上來之意也  
然公論如此除朝辭赴任可也

已丑上御朝講領經筵事尹溉曰閔應瑞當此機而呈病不  
無窺避之迹諫官所啓宜矣病之虛實臣亦不能詳知若病不  
深重而托病則必有公論矣若實重則雖往何為上曰今濟  
州之事至為重大故閔應瑞各別差遣矣昨日諫院以托病啓  
之矣自上以為應瑞非迷劣之人何敢托病乎但啓請上來事  
甚苟且云故除朝辭之意傳教矣右相之意亦當病之虛實上

來則可知矣仍上來可也

史臣曰人君雖一蹶一令之發固當畫一不撓若二三其令則事體顛倒而下無所措其手足矣今應瑞之除朝辭與否有何難斷之事而改其已下之成命至於二三乎恐不合於一裁王心之意也

○清洪道洪州蝗

庚寅 上率百官行望闕禮于仁政殿是日乃聖節也○日微暈

辛卯 上受朝參御朝講知經筵事李浚慶曰前日經筵官柳

承善啓曰京各司皂隸羅將諸貧其役最苦故外方無知之人

不能自立例備立番之價以給代立之人從古然矣但於受價

之際刀蹬阻當弊甚不貲云故小臣前為大司憲時建白為公事

令兵曹捧番價分送各處事捧承傳矣然上司衙門如議政府

禁府之屬則依前例捧之故中間胥徒作弊之事不可勝言如司僕

寺諸貧一年之內六朔立役而一朔價米例捧十四五斗若與

人情中間給典胥而計之則小不下二十餘斗雖富實之人不

二三年流離逃散者數多義禁府皂隸立番價布當初例捧  
三端中間捧承傳後雖曰差減今捧二而點擇升數極其細密

此弊尤為深重大抵法之廢閣必自上司而始焉今後議政府  
思勳府義禁府等衙門皂隸選上布捧納之際例捧五升木不  
許點退或有仍前濫捧現露者各其司行首掌務官罷黜事捧  
承傳何如須經筵事尹元衡曰大抵立一法則生一弊凡軍卒  
價布自兵曹捧之分送各處非偶然設立之意也然欲革各司  
濫徵之弊而又啓兵吏阻當之弊我國方今之事不知何策為  
可也小臣兼帶司僕寺義禁府提調而知其弊也諸負皂隸其  
犯甚苦故不能自立而例為代立代立之人捧價之際弊甚不貸  
云云故令郎廳痛禁厥弊而累為完議皂隸價布毋使點退諸  
負番價亦減升數今浚慶所啓義禁府皂隸價布升數極細八

升捧之之言則非也

壬辰○江原道觀察使狀啓道內蔚珍居學生崔世累年宿病  
其妻百史斷指饋之其病即差○日暈

癸巳 上移御于景福宮○傳曰宰相功臣妻豫於十七日午

前詣闕可也因禮曹所稟而有是教也

史臣曰冊封世子國家大慶因此大慶禮當畢舉主上為兩  
大妃行進豐呈之禮外命婦入參亦古禮也但今者以首飾  
粧束之窘迫令前期詣闕王命一下物情皆以為未便者外  
間之人出入宮禁尚且不可况留宿宮中非徒未安宮禁不  
嚴自今日始也

○日暈

甲午吏曹啓曰前年兩南觀察使差出時三公兵曹備邊司堂  
上同議以儒將被選之人差送矣今已箇滿當請依前例三公  
兵曹備邊司堂上同議差出何如傳曰如啓○憲府啓今觀禮曹  
關字十八日進豐呈時入參外命婦等十七日午前詣闕云進豐  
呈乃國家大禮外命婦入參禮則當矣但外間之人前期入闕  
留宿大內非徒事法不當宮禁又從而不肅雖入於十八日之  
曉有何不及行之禮乎請勿令豫入以嚴宮禁答曰外命婦前

日親蠶時及進豐呈時皆前期詣闕察其首飾預先整齊行禮

例也十八日詣闕則事多窘迫故不允累啓不允○諫院啓曰

冊封世子非常時大禮之比該曹於儀註磨鍊之時所當致詳

也一應禮貌取稟單字內東西班二品以上兩司弘文館等入字

御筆書下而該曹據庚辰年例斷以長官獨入以庚辰之禮有

加於癸卯觀之則癸卯年 成廟封 燕少為世子時忠政殿內只

年 中廟封 仁廟為世子時文武二品以下皆在勤政殿庭庚辰

意臺諫侍從皆得入參乎不更取稟擅自磨鍊至為非矣大抵

建儲國之重事其禮不可不嚴當初制禮時非不知冊封當在

幼年而必行於正殿大庭之中使千官咸覩一國共之者重其

本而謹其始也若因先王朝一時之偶舉以為永式每行於

便殿則不無後世之弊請依禮文行於勤政殿卷曰封世子在

於幼稚之年勢不可行於大庭故先王朝行於便殿此豈偶

然計而為之之事乎不允冊封時入侍事自上泛然書下兩司

弘文館專數入參亦似無妨故言之也禮曹據庚辰年例只以

長官入參矣諫官所啓如此然則兩司弘文館專數入參可也

○以李夢亮為漢城府左尹鄭大年有牧民之才則為揚州牧使善於治民為右

尹李鐸為工曹參議李戡為掌議院判決事李選為藝文館檢

閱韓智源為人兇險陰惡多行不義雖鼠強避荒尚有餘為博

川郡守○月微暈

乙未禮曹判書洪暹啓曰冊封國本禮之大者故出御正殿大

會羣臣迎世子于勤政門外幕次入庭受冊此祖宗朝常禮

而五禮儀註所錄者也成廟朝癸卯年冊封世子時亦以為

先王朝故事依癸卯年例行於思政殿只許二品以上及兩司

弘文館長官入庭兵曹都摠府亦在思政殿門外大與五禮儀

註不同臣初以為今次冊封一依五禮儀而癸卯庚辰兩朝之

例聖慮必有所慕而當代之近規故冊封都監設立之初一

應舉動五禮儀及先王朝已行之事或行或不行具錄今當

從某禮行之乎以此書啓取稟單子內曰冊封處既於五禮儀

則勤政殿行成廟朝中廟朝則並於思政殿行云云自上

御批曰思政殿只東西班二品以上兩司弘文館等入參事書  
下臣之妄料以謂自 上每依 中廟朝例為之今只許二品  
以上及兩司弘文館長官入庭矣其後傳教又命折中癸卯庚  
辰兩年儀註從好磨鍊入啓則自 上當裁定云臣又酌以  
成廟中廟朝已行之儀註但使兩司弘文館長官入庭事磨鍊  
入啓昨日諫院所啓正中臣愚妄輕暗之病不勝惶恐昨日伏  
覩批荅諫院曰自 上泛然書下之意則兩司弘文館專數入  
參亦為無妨故書下矣書下之日臣固當更稟曰此指兩司弘  
文館專數乎如此取稟可也而臣之庸暗執迷不悟惑於庚辰  
年例不能將順 上意之羞罪無以逃雖自 上不許兩司弘  
文館盡入為禮官者所當請一依五禮儀使君上舉措悉中禮  
文而官不得人至今愚臣謬掌邦禮既不請出御正殿又不覺  
侍從臺諫不悉入內庭之為失禮以致大禮幾於苟簡必待諫  
官論執然後乃正不但叨尸厥官禮文廢墮臣實為之臣罪尤  
重兵曹都總府亦當入列御榻之側而遙立思政殿門外物論

亦以為儀註之誤不惟此也臣為冊封都監提調不察失誤之事甚多亦為未安凡禮曹公事皆出臣口罪不在他堂上故臣今獨竢罪傳曰今見卿啟辭冊封雖曰大禮七八歲元子出于大庭之中勢有所難故 成廟 中廟朝皆行於便殿惟我兩聖五禮儀及 祖宗朝之禮非不參酌而必於便殿豈偶然計而為之乎今此大禮卿參酌折中兩朝之禮為之有何所失乎兩司弘文館書下事此自 上誤之也禮官有何失乎都監提調亦無失誤勿待罪仍傳于政院曰雖常參時兵曹都摠府皆八思政殿况此冊封大禮其何以不入乎別雲劔兵曹都摠府堂上則殿內分左右立之郎廳則階上立之○禮曹啓曰兵曹都摠府則已聞命矣宣傳官司禁衛將何處侍立乎未知何以為之敢稟傳曰 殿庭狹窄衛將率領軍士而在外庭宣傳官司禁如常參時軍士列立例東西廊簷下列立可也○禮曹啓曰昨日因本曹取稟會禮宴時班首陞御榻進爵回杯亦親受事傳教矣今當依此磨鍊儀註今更思之亦有難處之事五



禮儀註內班首酌第一爵詣御座前跪班首以爵授提調提調

受爵由南階而陞跪進內侍傳奉置于御座前班首俯伏興出

就拜位代致詞官陞殿致詞然後宣教敬舉卿等之觴殿下

舉爵宗親文武百官四拜然後就位進第二爵云若依昨日傳

教班首奉爵直上御榻親進即受回杯則致詞節次何時行之

乎請議于大臣傳曰議于三公領府事○日暈兩珥黑雲如

氣自乾方貫暈暫時而滅丙申傳于政院曰冊封之後頒赦之

文考前例則皆豫製招大提學鄭士龍禮曹判書洪及堂上知製

教朴民獻尹鉉今日內製進事言之罪目則臨時傳教也又

傳曰奏請使冬至使賜宴禮曹不為取稟此意問于禮曹以啓

禮曹啓曰凡遣使臣賤宴慰遣禮也而前日趙士秀早有清白之名

累被超擢之恩中年以來漸不知衣多有改節之議性又執事不免徇己之病然其為大司成者三年日過陳復昌之門而平

介入見其猶赴京時因旱災切迫議諸大臣不為取稟矣今次

冬至使李名珪之行該曹依取稟例為當而朝廷大禮重疊廷議亦以為不必取稟故不敢稟焉傳曰雖大禮重疊萬里赴京

之行不可不慰遣也來十八日賜宴可也○禮曹啓曰橫看內  
有卦京使慕華館之宴十九日拜表後慕華館別設賜宴以示  
饒慰勞遣之意則恐或無妨傳曰如啓○領議政沈連源議常  
時宴享無致詞節次故入侍宗宰皆就坐後次次陞御榻進爵  
有回杯之禮冊封大慶之後會百官禮則必須有致詞若不依  
五禮儀則致詞節次無可行之時臣意當依五禮儀行之自策  
二爵以後祭用 祖宗朝舊例似乎無妨尹漑議同左議政尚  
震議禮之節文不無損益之異五禮儀註在先各年謄錄內班  
首進爵多在致詞之後 成廟 中廟必參考儀註因時宜而  
損益者也今者封世子後會百官遵 先王已行之故事似為  
無妨尹元衡議同○憲府啓曰博川郡守韓智源智源陰精險  
狠貪縱淫僻  
立身未久即營三家多畜姬妾恣行不義朋比李無疆陳復地則趨  
之徒張其氣勢濟 陌土類及其尋罪見棄欲圖復職一則趨  
附尹元衡以逞 搖尾之態必至 収本以麤鄙之人前為臺諫時  
叙然後已小人易進難退如此

恣行宵隱多有悖戾無狀之事見棄於公論久矣遽授臨民之  
職物情極為未便請改差一時人才其數有限雖一才一藝

之人不可多得况出將入相文武兼備者乎觀察使乃古之方

伯旬宣列邑採訪風謠乃其職也而防備節制之任亦其職分

中之事也故自祖宗朝以來必以重臣擇遣者蓋以專制一

方黜陟任重故也頃自倭變之後朝廷抄擇文官有武才者名

為儒將而纔陞堂上未經實職者遽授觀察使之職李戡奇大

久繼授黃海監方伯之任反為不重未便之議已多有之若於

儒將中有職次相當才堪將相之人則或例授或特授有何不

可而必欲以儒將差之不計踐歷久近以荆僂倖陞秩之路非

但授受失宜亦非重方伯之道也今者二南觀察使遞期已迫

吏曹啓以三公備邊司同議差遣儒將之人以有限之儒將應

諸道每年之遞勢所難繼政亦不利豈非謀計之甚者乎請勿拘

儒將朝廷宰相中擇遣可堪之人一以重方伯之任一以杜

濫陞之路若曰韓智源之事不可以一時之失永廢不用也固

不可改差不允後累啓不允二南監司所啓似當然以儒將差

遣亦豈無意乎將此所啓議于大臣處之○夜月微暈

丁酉 上御思政殿冊封世子○傳于三公領府事六卿曰今

日冊封大禮元子必有失禮之事卿等所見何如其各言之三

公等回啓曰元子幼冲當此大禮恐未知何以為之也今觀元

子禮統舉止皆中節此實莫大之慶臣等不勝欣忭○傳于政

院曰東西班罷職人負依歲抄書啟在官者各加一資資窮者

代加事言于吏兵曹世子來二十日昌德宮東宮移避諸事預

備事亦言于兵曹○傳于政院曰今丁巳年七月以上逋欠謂

政沈連源為相十餘年別無建明之事唯殖私家之利將焉用

左議政尚震寬和容物頗有宰相之量然柔懦右議政尹漑敏

或為方伯者失於防備節制之任故擇有名望才略者差遣蓋

出於不得已也今觀憲府所啓之辭正合物情今於兩南方伯

不用儒將之人如棟宰相中堪為專制一方嚴明黜陟之人差

遣何如答曰依議施行○三公啓曰庚辰年赦則與放流以下

方未收租稅及京中錢穀應徵者

其令蠲免赦文內并錄事言于戶曹○領議

議

政沈連源

為相十餘年別無建明之事唯殖私家之利將焉用

彼相哉凡論國事亦不為異同必務苟合物論少之

左議政尚震

寬和容物頗有宰相之量然柔懦

有餘而剛果不足未免唯之疾

辨博明達時務是

以爲幹世之材然

議自頃年事變之後慮

傷於苛細以察為明不免器小之譏

議自頃年事變之後慮

不用儒將之人如棟宰相中堪為專制一方嚴明黜陟之人差

遣何如答曰依議施行○三公啓曰庚辰年赦則與放流以下

而安置充軍與焉今則雜犯死罪皆赦而赦文內安置充軍獨

不舉論敢稟答曰今日之赦倣兩朝成廟中廟之例參酌為之而前

例書啓內無安置充軍之語故今不舉論也大臣之意若此則

安直充軍并放而關係國家之罪則不可與也○憲府啓曰赦

者賊良民之甚者故古人有以真無赦進戒於其君者此豈無

所見而然也今者冊封大禮皆倣庚辰年之例而用赦一事獨

不遵其例命攸死罪死罪乃為惡之大者而俱得蒙宥則殺人

者皆不死此乃小人之幸而君子之不辜妨政害治莫甚於此

請依庚辰年例勿放死罪答曰如啓○傳于政院曰赦文前例

無已至配呀未至配呀之語故今不并言而更料則似不詳盡

并添錄可也○上御勤政殿受百官賀頒赦于中外雜犯徒流

除○禮曹啓曰二十四日會禮宴時班首進爵前致詞之事昨

日因大臣之議已有成命矣更思之則班首奉爵跪於御榻下

司夔提調及內侍傳奉置于御榻自上未舉爵之前致辭曰

謹上千千歲云者所以因此爵上壽頌禱之辭於是宣教曰教

舉卿等之觴自

上既舉此爵在庭羣臣行四拜禮然後宗親

文武百官各就位始行宴禮所謂班首爵者乃百官共獻之爵

非一班首之真獨進之爵其禮本如此而未進班首爵之前致

上千歲壽之語及舉卿等觴之教則禮與致辭似不相符物論

皆以為未便且五禮儀註 祖宗經世之大規若致辭於班

首爵之前則五禮儀行禮節次因此而廢至為未安考諸膳

錄則已丑年正朝會禮宴儀依禮文行班首爵然後致辭行禮

百官就位然後行第二爵親陞御榻而進又有回杯今次會禮

宴若依此年之例行之則五禮儀註及君臣間酬答委曲之義可

得行故敢稟傳曰昨見大臣議謂致辭當在班首進爵之前而

觀此啟辭次第當矣如啟○夜月章

戊戌內外命婦陳賀于 中宮殿○進豐呈于 大王大妃殿

及 王大妃殿○傳于政院曰昨日赦文雖曰安置充軍可故而

靈川

尉

申

儀

以

狂

憚

不

則不可放此意政院知之

順

安置

巨

濟

不

則

不可

放

此

意

政

院

史臣曰儀之罪非關係國家而當此大慶獨不蒙恩宥恐非親

親之道也

○傳于政院曰金虬金弘度應蒙此赦乎勿故事依申儀例下書

史臣曰虬與弘度果有浮薄朋比之罪罷之可也默之可也而至於極邊遠竄雖經大赦不蒙恩宥無乃已甚乎

○日微暈

已亥傳于政院曰來二十日世子將移避于昌德宮矣今雖冊封而時未冠髻欲著笠不可欲著翼善冠亦不可未知當何著而可也 中宗朝天使龔用卿進忠靜巾 中宗即授 仁宗曰此

巾世子可著云今觀之則平頂似頭巾合於世子之著此巾可著乎三公領府事議啓○遣知中樞府事李名珪同知中樞府事尹春年如京師賀冬至傳于李名珪尹春年曰頒降 大明會典及封太

子等事卿等須詳細聞見而來○侍講院師傅啓曰世子移避時

禮當乘輦備儀物而考之庚辰年例仁宗為世子時則自宮中乘有屋轎

子保母在傍擁衛凡儀物皆權減只知衛司侍講院官負倍從今

亦從此禮乎且世子與師傅行相見禮然後乃開書筵今考庚辰年例則冊封後第七日行相見禮矣請令擇日何如傳曰世子移避時依庚辰年例為之相見例則以來月擇日

史臣曰震宮正位之初當使出入起居莫非以正而今乘有屋之轎似若姬嬪之行已為不可又不即與師傅行相見之禮以開書筵遲延踰月忍乖輔養之道也

○傳于政院曰宦官雖微內庭任事亦當有爵秩之高下故大典內設尚膳二品之職例以嘉善之人付其祿 祖宗朝則通政以上之宦官在內班者不減七八人今則累朝舊宦或老或死在內班堂上之職者只有五人付祿之時每以通政付二品通兒事甚顛倒非特此也若有行幸則除例差守官外或受由或有病則隨駕者不過二三人亦甚埋沒明年天使出來則任事尤為虛疎不可不慮政院每見舉動之時必知數少埋沒也今當大慶可陞者次次陞爵然後體貌無埋沒之患矣承傳色鄭仁碩文繼宗周泰文崔漢亨長番內官金璉南世



卿六官今百官加親授事捧承傳可也且司饗院主簿金允闇  
曩日世子幼弱氣虛樂至不救之時能調藥餌得見效驗良用可  
嘉百官加亦令親授

史臣曰近來中官太盛如朴漢宗之輩驕恣日甚已為有識之  
憂而今又七官同日陞爵豈非疵政之大者乎

史臣曰以醫官調藥餌是不過職分之當為特授堂上之加不  
亦濫乎

○以曹光遠為議政左叅贊朴民獻以有孝行登第之初擢授六

者近年以來與金虬友善稍有浮沉之態物議以之問頗有可觀  
功而才行無備嘗長諫院也憚効不辭權勢廢幾扶持公論矣然  
未免有嫌進好爵之心其所趨為江原道觀察佾沈守慶性溫雅  
附多不正其工夫之不篤可知

又無為戶曹叅議

庚子 上視朝膳于文昭殿○頃議政沈連源左議政尚震右

議政尹漑議世子年幼雖已冊封而勢未可著禮冠 中宗朝既

以忠靜巾為世子可著云則依 上教著忠靜巾甚當領中樞府

事尹元衡議亦同

史臣曰考諸禮經上自天子下至諸侯公卿大夫士冠服制度等級奢儉無不具載未知所謂忠靜巾者是何等冠也雖是詔使之所進而既不見於禮經則必是中朝士大夫特創一時簡便之制以為私居宴間之冠如宋之蘇軾所著東坡冠之類也其非禮冠明矣我國自 祖宗朝世子未冠禮時所著冠服豈無已行之規而不為博究遵行必欲著此非禮之中豈不誤哉三公領府事之議皆未知其何據也

傳于政院曰三公領府事議知道但今日世子移避時則姑令著笠矣○憲府啓曰人君之所當重惜者官爵而或不能出於至公濫及於私昵無功之人則其何以服人心而止 公論哉今者宦寺醫官特命親授別加恩出無名事非至公凡在見聞孰不驚恠內侍府雖有從二品之職而尚膳或缺則以通政陞付祿職此乃 祖宗朝通行之例而重惜官爵之意亦未嘗不在其中至于今日必欲准秩付祿一日之內濫授嘉善通政重加者多至七人考諸前史如此猥濫之事亦未多見曾謂 聖明

明之朝有是事乎醫官之侍藥世子亦是職分內之事而遽授折衝之加功無可紀賞又太濫此亦疵政之大者也爵及於私昵賞加於無功自 上雖下委曲之教而人心安可服乎公論安

可止乎請鄭仁碩周泰文文繼宗韓繼貞崔漢亨金璉南世教金允閻加資亟命改正以快物情答曰自古內庭任事不可埋

沒故 祖宗朝以來內官之為嘉善者比比有之近年以來舊官

盡死腰金者頓無內班之列堂上亦不多實有乏人埋沒之弊故

不得已當此大慶之時特命陞遷予豈偶然計而有是命乎金允

閻雖曰職分之事當世子氣弱之時能治病證易致蘇復不無其

功豈不賞加乎鄭仁碩等四人仁碩及文繼宗嘉善加崔漢亨等

三人漢亨及金璉南世教及金允閻通政加固不可改正不允○諫院啓曰

宦寺之任不過傳出納之命供掃除之役而已不必高其爵峻其

級然後可充其任也今也特命次次而陞有同弘文館之遷轉聞

者孰不駭恠近來緇髡內盛倭寇外侮陰侵陽之證固非一端而

今又宦寺七人同日陞遷不知更有何等之漸也昔唐太宗深懲

前代闡豎之視爵秩無得過四品者豈無其意乎今者反以嘉善  
通政之乏少為侍衛之虛踈事體之埋沒遂命次次陞遷以開後  
弊有識莫不寒心司直金允閭雖於世子有侍藥之功此乃醫  
官職分之事而至授堂上重加物情亦為未便內官鄭仁碩周泰  
文文繼宗韓繼貞嘉善加崔漢亨金璉南世敬及司直金允閭通  
政加請並改正 答辭與答府同後兩司久啓只命改文繼宗周  
泰文金璉之加餘不允

辛丑卯時日微暈兩珥自辰時至未時日暈

癸卯上視朝膳于 延恩殿○上召對○舍人以三公意啓

曰凡拜陵當以次第為之今者請先拜昌陵睿宗敬陵德宗何如

傳曰當先拜 昌陵敬陵之意予亦非不知而已酉年拜

靖陵孝陵之後今將十載矣不勝霜露之感欲更展拜矣大臣

之意亦當初三日先拜 昌陵敬陵可也○傳于政院曰安南

都正壽鍊妻金氏身死今日聞訃而明日宴享似為未安欲退行

於移御之後今月之內而王子君等皆有服制王子君雖不參

亦可為耶政院議啓政院啓曰祗承下啓自  
上親親之意至矣  
安南都正妻金氏乃當代總麻之親而會百官禮乃所謂君臣通  
宴曠代盛禮且各司掌設已備王子等以服制未容雖似未安  
然恐不可以此而退行也臣等之意如是然此朝廷大事請問  
于大臣

史臣曰不引經禮所載諸侯絕之之義以啓之而以掌設已備  
啓之無乃失輕重之宜乎

傳曰觀此啓辭則此言亦當速遣史官議于三公領府事以啓○  
領議政沈連源議臣觀政院議啓之辭正合物情臣亦不越於此  
請自 上酌斷何如左議政尚震議服有輕重情因隆殺故如總  
麻等服不在停朝市之列安南都正妻金氏於當代為總麻之親  
則自 上行明日大禮是乃禮經所謂諸侯絕之之義也若大夫  
則在服中不與宴樂今者王子君以服制不容禮也自 上不以  
總麻停退亦禮也然自 上聞訃欲退宴禮是亦出於 聖衷親  
親之至情臣何敢異議雖退一兩日無甚不可

史臣曰事之是非必有一定歸結之論而持其兩端不分明辨別可否何其糊塗也

右議政尹澆議臣按禮經云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喪外期為重服而猶不達乎諸侯者國君之禮不可下同於大夫士故也禮典喪葬條宗親大臣卒啓聞輟朝註總麻之親亦不與焉安南都正妻金氏雖曰有服只因賻祭恤典而上聞非輟朝之喪以聖上親親之意雖似未安會百官大禮諸事已辦不可以此而廢之有服王子亦不可計領中樞府事尹元衡議亦同傳曰觀此三公領府事議啓之辭豈偶然計而如是啓之乎予何以輕服退大禮乎諸事亦已備矣會百官禮明日行之可也

○夜乾方有聲如風水相激北方大雷電以雨○京畿揚州雨雹大如鳥卵小如榛子未盡為半零落

甲辰傳于政院曰雷發收聲之月予有未安之意政院知之○上會羣臣宴于勤政殿如儀爵三行以御札傳于叅宴羣臣曰予以否德叨承丕緒戰兢自守十有三載而獲譴于天歲連凶荒

一不得行會百官之禮心懷缺然者久矣今因封世子之慶乃設會羣臣宴於勤政之殿此正羣臣同德魚水一堂之秋也卿等共宜醉歡俾盡委曲之意可也且降御題曰

秋曰宴群臣同德

七言律

今日叅宴宗宰文武百官暨護衛諸將可製者後日隨便

製進予將覽焉○京畿果川雷動雨雹

乙巳兩司啓曰罪人金虬金弘度私植黨與主張邪論誑誤士冒紊亂朝政其所以關係國家者甚重不與蒙宥之列明矣所院非不知此人等不與於蒙宥而啓請下書若不為下書則當在蒙宥之類乎政院之不察甚矣都承旨及色承旨請並推考江原道觀察使朴民獻性本陰險行事詭譎前日金虬等植黨亂政之事實此人助成而人畏其氣焰莫敢開口至今尚保官爵物情憤鬱久而愈激請削奪官爵門外黜送答曰承旨推考事政院因傳教之端啓請下書非政院之失也勿推朴民獻實若如此則當如啓矣然非迷劣之人豈至於助成金虬植黨亂政之事乎只削奪官爵可也後三啓依民獻甚長諫院嘗政沈

多被駁于民獻輩沈家之怨民獻久矣今之擊民獻其勢自其與沈家合而益固矣

丙午上移御于昌德宮 聖烈仁明大王大妃及 恭懿王大

妃移御于昌慶宮○夜飛星出畢星下八八穀星狀如梨尾長

六七尺許色赤

丁未 上召對○以柳智善為刑曹叅判元混為全羅道觀察

使金光軫為慶尚道觀察使吳祥為江原道觀察使朴應男為

兵曹佐郎權轍為知中樞府事俞絳為同知中樞府事姜昱為

上護軍○上御夜對侍讀官李文馨曰臣觀禮曹公事禮曹以四學書

冊多有遺失欲令儒生典守啓請為公事四學所藏書冊以京居儒生定為冊色使

之典守若或遺失則官負罷職儒生停舉書冊追還云該曹之

意當矣然臣意以為使官負守之然後可無見失之患若儒生

則朝來受講夕而還家不能長在學宮豈可責其典守乎况國

家待儒之道當以優容而欲定冊色典守書冊恐非待儒之道

也

史臣曰學校之設所以養育人材其規模節目已備於古人



已試之成法未聞以儒生定為冊色使之典守及其遺失又從而追還之也驅策儒生有同晉徒禮曹判書洪暹之為此公事其為無意甚矣若非文馨此啓則我國待儒之道幾乎掃地矣

上曰自上觀禮曹公事似乎詳盡但以儒生典守書冊似不當也○日微暈

戊申夜火星犯天江星第二星乾方有電光北方雷動有電光○平安道熙川雷電兩雹交下體如鳩卵穀實損傷京畿楊州雷雹交發

已酉舍人以三公意啓曰收聲之月雷乃發動拜陵之舉在於遇災之日實所未安况禾穀尚未收穫修治道路扈駕軍馬多致損傷其弊不貲日且尚熱展拜兩陵亦為未安請姑停各曰收聲之月雷乃發動拜陵之舉予亦固知未安然此兩陵一不親行展拜常懷缺然之情今者諸事已備在天之靈想必俯臨退行亦為未安且仲秋已盡季秋將開日候豈至熱乎不可退

行也○舍人以三公意啓曰九月九日者英會及經筵堂上郎  
廳賜宴養老宴已捧承傳矣但今年農事兩南則雖似偶然他  
道則皆為失稔不可以豐年例為之况雷發收釐之月宴樂亦  
為未安且養老宴則令各司設辦各司頃於會百官大禮已為  
措辦今又再辦則殘司典僕勢不能支者英會經筵官賜宴及  
養老宴請並勿行答曰者英會經筵堂上郎廳賜宴則於三月  
三日九月九日養老宴則於季秋為之皆有定例而近年以來  
專廢不行殊無敬恤者老之道亦無重待經筵官之意予心未  
安故特命行之矣然下情如此各司措辦之弊亦不可不慮並  
停之○弘文館副提學成世章等上劄曰今者軍政踈虞兵額  
減縮而水軍子枝之逃入桑門者不知其幾人則該曹之刷還  
本役實是救弊之善策 殿下反示私庇之意特下勿刷之命  
臺諫論執至於閱月而 天聽邈然臣等竊恐愚民不知 聖  
意之所在而盡歸於縉流也爵賞乃勸賢酬功之器而一日之  
政宦寺之特受重 加者至於七人私寵之豎莫過於此所係甚

重漸不可長有識寒心公論激發 殿下雖有一二人改正之  
命不無偏私於其間臣等亦恐闔豎橫恣之禍始基於今日也  
若醫官診候救療之微勞亦是職分中之事豈可並授重加以  
開賞典之僭乎伏願 殿下快從臺諫之論一以實軍額而固  
邦本一以重名器而杜微漸則庶無盛德之累矣且收聲之月  
雷變非常仁愛之天譴告深矣况雨暘期畿甸夫稔無異去  
年之凶歉而重陽之日錫宴之命又下恬嬉逸樂有同豐亨豫  
大之時此豈君臣上下遇災修省之道乎伏望 殿下亟寢成  
命尤加惕念以警天怒不勝幸甚谷曰觀此劄辭一論當矣然  
水軍子枝僧不可刷還四官一醫加不可改正之意近日答臺  
諫之啓盡諭予意此豈為拒諫而如是哉重陽賜宴則自古行  
之而今因大臣之啓已停之矣劄辭當留意焉○憲府啓曰來  
九月初三日拜陵之命已下矣今年早暵近古所無而畿甸尤  
甚下雨之後禾稼雖或少蘇叢穗最晚至今尚未成熟今於大  
駕行幸時非徒路傍田疇多致踏傷而大小晝停處及前後射

隊結陣皆是民田以損甚廣民怨不貲况當收聲之月雷發之變不一而再自上當恐懼修省之不暇豈可輒有舉動乎拜陵之舉實出於奉先思考之至誠雖不可永停請姑待禾穀收穫退行於九月二十日間一以除民田之損一以謹上天之警戒曰拜陵事不可退行之意全於答大臣之啓已盡之矣不見

○北方雷動

庚戌 上御晝講○諫院啓曰九月初三日拜陵時修治道路之際路傍民田損毀之處甚多人馬踐踏傷損之弊亦多不無民怨請命退行於收穫之後答曰拜陵事不可停退不見○日

九月辛亥朔

壬子黃海道牛峯地震

癸丑 上幸 敬陵昌陵政院啓曰雨勢不止冒雨上陵非徒

未安御衣沾濕尤為未安且初祔禮文所載請斟酌何如傳曰

張於 健元陵太祖顯陵宗親祭時今年三月初二日適下雨故

待晴上陵今亦待晴可也雨不止遂冒雨上陵奉高陽郡  
守賜物有差○上至晝停所陽野也傳于政院曰雨勢大作路且泥  
滑乘馬恐有顛跌之患欲乘輦此意知之

甲寅慶尚左道水軍節度使元俊良拜辭傳曰撫恤軍卒防備  
諸事盡心措置○以李蕙為議政府左叅贊曹光遠為戶曹判  
書李銘為弘文館修撰銘之為人無行自少人以姦狡日之居  
家媚父而鴈兄在官黨惡而賣友情狀

反覆死  
有餘罪

乙卯傳于政院曰武衛殿使送倭人接見之禮何日為之乎問  
于禮曹以啓○禮曹啓曰武衛殿使送倭人在前例為接見而

但甲寅年不為接見矣今則欲為取稟而大禮冊封世子及  
會百官宴禮纔

過又行拜陵 上體勞動取稟似非其時故今明間欲為取稟

矣傳曰國家待遠人所當依舊武衛殿使送之倭今當接見以  
今月十日後望前擇日以啓

丙辰 上御夜對

丁巳日繼暈

戊午夜白雲一度自西指東長二匹布許良久乃滅

已未傳于政院曰世子與師傅賓客行相見禮則當皆書筵而世

子年幼不能早起今姑勿為朝書筵而晝夕書筵中一日一度為

之之意言于侍講院○黃海道牛峯地震江原道三陟晴天雷動

庚申侍講院啟曰昨見傳教世子年幼難於早起姑停朝書筵只

為晝夕書筵上教當矣但始開書筵之初只以書筵官進講非徒

於世子接見似欠尊敬之意日於事體亦甚苟簡在前世子年幼

之時朝書筵時刻隨時進退日短時則已時日長時則辰時為之

今亦進退時刻為之何如傳曰如啟

辛酉 上御仁政殿宴日本國左武衛殿源義清使送僧圓叟西

堂等○傳于政院曰今觀平安道觀察使丁應書狀則義州風災

已甚廬舍頽破人物壓死令該曹舉行恤典可也其書狀曰今八月二十八日

二更兩電交下大如雞外小如榛栗雷電大作有同夏月又白氣

意天或圓或長狂風大作未盡技翻去二三里之外有一民家

畜十三盆水鐵籠飛去不知去處民居廬舍多致破人口頭  
中臣曰當西漢外戚之盛有金鐵皆飛之變與此何異

史臣曰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事感於此而災變應於彼此正恐懼修省以消變異之秋而恬愜逸樂有同和泰之時變異之消不亦難乎

○夜月微暈流星出天蒼星入西方天際狀如鉞尾長二三尺許色白

壬戌 上御書講○江原道三陟地震有聲如雷屋宇振動  
癸亥 上受常參聽朝啓○傳于政院○來十六日春堂臺欲引見靖國功臣及衛社功臣等諸事則自內措辦矣其日曉頭功臣等以時服來會于永肅門外待命承旨史官及兵曹都摠府弘文館入直官負俱以時服入然妓工依舊華館殿試例入之可也

史臣曰京師雷電之作不令不寧而關西風電之變可駭可愕天之示警可謂極矣自上當側身修行以答天譴之秋也陳女樂宴功臣以鋪張太平盛事豈其時乎

○以鄭大年為漢城府左尹李潤慶為右尹李夢亮為京畿觀

察使沈鐻

授為人既思且受徒以心兄之故輒授節制之任銓曹之失政其矣

為清洪道水軍節

度使○夜月暈白雲一道自南方指北方漸移東方冒月而過

良久乃滅

甲子 上御宣政殿親試文臣吏文製述漢語殿講講畢右議

政尹既曰小臣伏見平安道觀察使丁應斗書狀義州雷雹之

變至為非常而至於大風設作鐵瓦飛去云如此之變前古所

未有也大抵人之聞身遠近有異此是外方之事故人皆以為

尋常而不甚驚異也若於京城有如此之變則人心之驚恐為

如何哉然境內之變豈有遠近之殊哉天之所以示譴者一也

自 上當警懼於心將有何應而有此無前之變乎如經筵視

事外他餘不緊之舉一切停廢以示畏懼之意可也古之聖王警

戒無虞無虞之時猶且戒之况此多虞之時乎 上曰雷雹

之災則已矣鐵瓦之飛此何等變耶觀禮曹回啓則欲其詳悉

知之更為移文矣禮曹判書洪暹曰考諸文獻通考則有大風

作而車飛空中之時今此鐵瓦乃物之最重者也非風力所可



運轉也本曹之更為移文非以此為不實也必須詳細知之然後可以記史故也尹溉又曰車飛于空亦是大變也至如鐵瓦之重非風力所能飛去而如此是必物恠物恠乃是陰類陰盛之致可知矣且今日漢語殿講文官多有故不得盡入然而所講之人雖初習亦不至生疎也自 上留意勸勵小臣亦稍解漢語故奉承 上意而勸導之以此漢語則多有將來者矣吏文則專無勉力者自 上或命考講或親試製述而別無成就之效小臣未知何以得勸勵之策而有成就之效也 上曰常為勸課而未知何以則可也尹溉又曰今之讀書堂官負等自上或命題製述或為考講其敦勸之道可謂至矣然賜暇書堂乃培養之事也豈循常守規而為之乎如月課命題之外其江湖高興之作朋友和唱之製皆令書啓而親覽則其所製述皆自性情中出非獨觀人之法在是民俗歌謠亦因此可知矣至於命官考講雖是勸課之舉亦 先朝所無之規也如諸史子集雖不考講豈不讀之乎 上曰書堂官負事啓意當矣前於

癸丑年間別立事目每朔製述考講定為恒規

大提學鄭十龍以主議立此事目以

此或命題或考講或令大提學出題製述矣今於月課外別為

勸獎可矣洪暹曰小臣在 中廟朝被選書堂幾至十年其時

勸勵之方至矣而月課之製或多或少不為程限至於朋友餞

別之詩江湖寓興之作皆令書啓而未聞有考講之事今者賓

廳考講以資治通鑑綱目一二卷試講行賞近於戲慢以臣愚

意以為未便也都承旨鄭惟吉曰小臣考之古事 祖宗朝書

堂被選之人則專廢職務任其所之如楊熙止輩或往寓山寺

自 上亦令其道監司題給糧物使之專心做功故文章之士

蔚然輩出近者被選之人皆出入臺閣無專心做功之暇月課

命題之製皆如儒生科舉之事不得展其所懷習為文章之道

豈如是哉

史臣曰文章之學果在於吟咏諷誦之間乎不務道德禮樂

之文而徒區區於併四儷六之末宜乎文章之日卑而漸不

如古也

尹澂又曰頃者羣臣通宴之日自上命題使皆製造此與美事著後世見之則豈不近於浮誇乎所獻之詩必多諛悅之辭自 上見之有何益哉如古之賞花釣魚侍臣應製則猶之可也朝廷百僚行宴之後爭獻諛悅之詩君非帝王之事也 上曰啓意當矣但羣臣通宴近來久廢而今始為之命題製詩欲使情意相通耳○傳于政院曰讀書堂官負今後勿差若務閑官除授俾得專業每朔別製外月課所製勿計多少依前例任意製進之皆捧承傳

乙丑 上御晝講○忠勳府啓曰近日災變連綿春堂臺功臣引見至為未安且功臣多有故入祭之數甚少請勿引見傳曰接待功臣在 祖宗朝則極為厚矣到今一不接見常懷缺然故特為欲之矣但入祭之數甚少則殊無引見之意勿為可也○上御夜對

丙寅夜月微暈

丁卯 上御朝講

戊辰 上御朝講知經筵事李浚慶曰水軍子枝受度牒為僧

者刷還事已為公事矣為僧者全雖刷還其數有幾哉但水軍

凋殘莫甚於今時若開其端漸至虛踈矣近觀災變皆是兵象

以天時人事觀之不無邊患而軍額日縮極為寒心自 上當

留念於此凡軍卒之投屬他役者一切刷還使實其額可也頃

者平安評事李慶到京將兵使李榮之言語臣曰西海坪在江

境來耕胡人前有撤還之語而今觀之則只撤於望見之處而

其所未見處居住者甚眾頃在壬子年間方好義為平安道節

度使以開諭西海坪胡人盡數撤還

本土之功特授資憲之加其實則非盡數撤還本土也其所望見

處居住胡人姑為移居於所未見之地而好義數聞啓聞得受重

賞物議至今痛之浚慶所謂雖開諭百端或劫之以舉兵駭

逐而頓無撤還之意乃曰有死而已不願去也若強使撤去則

我等亦豈無防禦之事乎此必深知我國之情而輕侮若此也

欲伏兵要害之處如遇來耕者一一擒斬梟掛以示嚴威而不  
無惹起釁端之弊此亦不可不慮也且北道胡人脫列會寧城  
部落甚為熾盛勢若滋蔓亦非細慮臣聞六策之事向者或以

文官交差或有監軍御史

庚戌年初置

界及兩南越七年乙卯還處

故邊將

似有畏縮之意今則既無監軍御史又專以武人差遣以故邊

將略無畏忌如野人貂皮等物抑勒買買使彼人或生怨叛之

心此亦可憂也在 祖宗朝六鎮守令必以文官交差者非以

文官為能禦敵也欲使隣鎮武人有所畏忌而又欲使之審知邊

事也如成俊許琮自少為評事都事

皆於世祖朝為評事都事

審知邊事

故終能出將入相云今者例以文官不可以禦敵專以武夫差

遣甚不可也銓曹雖間欲以文官擬差而人皆厭避或為之論

適

金使而臺諫啓適

此尤不可也若自

上於臺諫侍從之中

特命差遣則有何不可哉今之臺諫侍從乃他日之宰相也宰

相審知邊情然後可以運籌矣領經筵事尹旣曰浚慶之啓當

矣當今急務無如軍政自

上當念念在此以實軍額幸甚今

之所可刷還者豈特水軍子枝而已乎兩界之事亦不可不預

措也六鎮之交差文官當依

祖宗朝例為之可也一文官雖

不能制敵而其於撫恤軍民綏化胡人豈不有益也知臣莫如

君自 上豈不知侍從有可當之人乎不計爵秩高下特命遣之則其人亦知感激思報矣浚慶又曰如鍾城會寧慶源等鎮判官亦可以文官差之也既又曰判官則下官也礙於事體不能獨斷者多矣府使宜以文官差遣 上曰軍政最為關重誠如所啓自上亦非不留念也水軍子枝則雖刷還其數不多只為騷擾而已六鎮府使以文官交差則豈無益哉○上御晝講○夜月微暈

己巳夜東方有雷光坤方雷動有電光流星出天節星下八玉井星下狀如拳色白○京畿水原風雨大作雨雹交下大如鳥卵小如榛子禾穀大豆蕎麥損傷

庚午 上引見濟州牧使閔應瑞江原道觀察使吳祥于宣政殿 上命吳祥進前曰近年以來歲連凶荒加之以守令侵暴倭寇來犯民生之困莫甚於此時卿之往也勸農桑興學校以立其根本撫恤軍卒嚴明殿最凡千防備之事尤須十分措置可也吳祥曰本道平海郡與慶尚道寧海接境皆是沿海防禦

之地近因倭變寧海則擇遣有武才人負而平海則不然今者  
郡守陳瓘秩滿臨遠請於文武中擇其堪為防禦字牧之任者  
差遣 上曰啓意當矣 上命閔應瑞進前曰耽羅孤島瀕在  
海中近年以來倭寇屢侵防禦之事卿其極力措置撫恤軍卒  
愛養百姓以副予委任之意閔應瑞曰本州人物凋殘軍卒之  
中有武才者不多 臣所帶去軍官十人外請加自望十人明年  
四月前入防而九月風高後還出送何如 上曰如啓○上御

講

辛未 上受常參聽朝啓○觀象監啓曰今日夜二更彗星見  
於西方宦者星帝座星車肆星斗星之間尾指候星長一尺許  
色微白且以圖无入啓 晝

史臣曰近者宦寺之徒濫授爵賞其驕橫恣之漸將不可  
杜有識之士已為憂慮而彗星之見又在於宦者帝座之間  
天之示變可謂顯矣

傳曰近來衆災連綿京師有秋雷之變義州有飛瓮之異心常

憂懼之至今又彗星見於西方心暑隆淵罔知所措政院知悉  
來二十四日文昭延恩殿視膳行幸其停之來十月初六日  
宗廟冬享大祭攝行事其言于禮曹明日待開門招三公領府  
事○夜流星出鬼星下入狼星狀如鈴尾長一丈許色赤

壬申沈連源尚震尹溉尹元衡奉命以來傳曰近來衆災連綿  
京師有秋雷之變西邊有飛瓮之恠心常憂懼之際今又彗星  
見於坤方心暑隆淵罔知所措予欲面諭而今日適以齋戒未  
果欲避殿減膳矣連源等回啓曰近間災變非常臣等至為未  
安自上避殿減膳警懼天變至當答曰啓意知道連源等又  
啓曰臣等俱以庸劣忝在相位以致災變連綿又有彗星非常之變  
如臣之輩不可在位請速命遞以弭天變

史臣曰自上因星變命招大臣者其欲聞辭避之言乎不  
以消災弭變之道啓之而徒為虛讓以塞其責非大臣格君之  
義也

答曰災不虛生由人所召予以否德叨承丕緒闕失頗多致此



變異也大臣有何庸劣而如是哉再辭不允○夜流星出天格  
星入候星下大如拳尾長三四尺許色赤彗星見於天市垣內  
車肆星上尾指宗正星長二尺許色微白二更一點入西方天  
際

癸酉夜一更彗星見於天市垣內車肆星東尾指宗正星長二  
尺許色微白二更一點入西方天際

甲戌 上御朝夕講于宣政殿簷下以彗星之變避正殿上御夜對○

夜一更彗星見於天市樓星上尾指宗人星長二尺許色微白二更  
一點入西方天際

乙亥禮曹啟曰科舉事目則文科中場表箋之外專用律賦而  
其後因趙士秀之啟趙士秀於經筵啟曰律賦雖古有之自其  
律賦以後文體淺澁蹇拙為一時之大病

臣等與大臣商議或古賦或律賦之意更為事目即已曉諭中外

矣今者一所試官獨出律賦之題深為未便方欲請推而今觀

經筵官李銘所啟所謂一國之內三所出題各異者此特試官

之不察非由該曹不為定規而然也傳曰然則此乃試官之不察

也推考可也○夜一更三點彗星見於天市垣內淡雲中形體熒微其後密雲不見月暈

丙子廣尚道觀察使金光軫全羅道觀察使元混拜辭傳曰近年以來歲不豐稔加之倭寇來犯軍民之困莫甚於此時卿等體予至意務農興學以立根本申勅列邑撫恤蒼生嚴明殿最使守令不得虐民防備之事另加措置以盡方伯巡察之任凡于職務無不盡心以副朝廷委寄之意○上御晝夕講○日北有珥色赤白微暈夜密雲坤方有電光灑雨不見彗星

丁丑 上御朝講○諫院啓曰典籍孫軾性本諂邪素多反覆之行不容於公論久矣而尚保官職物情憤激請罷其職京畿都事李憲國浮無實本無可取之行人物虛妄多有呀失不宜在顯職請

逆其職答曰如啓○以柳承善為世子侍講院文學尹先智為廣尚左道兵馬節度使金秀文為人廉謹且有才略曩授邊關之任皆有聲績為僉知中樞府事○夜密雲不見彗星

上御朝講侍進官金明胤曰學問高明然後前古之事

可以洞照於 聖鑑 矣。所謂聖學不徒朝夕經筵而已。萬機之暇，專精不雜，然後可以高明矣。詩家及六藝之事，雖與雜技不同，而於學問則有好矣。尹旣曰：金明胤之雜技，有好於 聖學之語，其必有意而啓之也。古人云：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自 上省念於此，如果有之，改之勿憚；若無是事，更加勉勵。則 聖德益就光明矣。○上御晝講。○傳于政院曰：天使支待雜物，既已分定，今難更改。若不盡用於天使，以用餘之數，蠲減則此亦可除民弊也。○憲府啓曰：尚衣院僉正安世，遇性本貪，濁驕妄，自恣前為開城府經歷時，專務肥己，日以徵斂為事，抑買市廛，侵漁百端，巧為名目，督納前古，所無之稅，少不如意，嚴刑酷罰，以致闔境嗷嗷。一府之人，百十為羣，訴怨於京師，其為貪虐之狀，極矣。不可復齒。朝列請罷。答曰：前既見罷，豈不懲戒乎？不可永廢不用。不允。又啓不允。○夜一更，彗星見於天市東垣外，天鑰星上尾，指天弁星，下長一尺餘，色微白。二更一點，入西方天際。已卯 上御朝講。○夜流星出壘壁陣星，下八虛星，大如拳，尾

長四五尺許色赤彗星見於南斗杓第一星西天河裏星光為河所侵形體熹微流星出北河星上入北方天際狀如鋒尾長二三尺許色白光照地流星出柳星下入東方天際大如梨尾長三四尺許色赤

十月庚辰朔日微暈日北有珥色內赤外青夜一更彗星見於南斗杓第二星西天河中形色熹微

辛巳日微暈夜一更彗星見於南斗杓第二星下淡雲中

壬午 上御晝夕講○諫院啓曰科舉試取之規載在令甲行之已久而累度更改不知適從則試官當問於該曹該曹亦當知會於試官而兩不詳察出題之規彼此異同未免有胥失之譏詆官則既命推考矣該曹官吏請並推考科罪國家慮其試場科次之不精既立再考之法加定試官使之反覆精考其為重科舉之意至矣近者為試官者不體朝家之意反生怠忽之心科次之際專不用意若不懲治後弊無窮頃者進士初試二所舉子幼學張泓試卷只有抹處詩賦皆不科次雜於落幅之

中傳出於外物謠囂然莫不駭恠二所試官及監試官請並  
罷職以重科舉之爭答曰皆如啓○夜一更雨不見彗星乾方有  
電光一更五點西方天際雲捲處彗星整見艮方有電光  
流星出女星下入西方天際狀如梨尾長二三尺許色白有黑  
雲一道如氣自西方至艮方布天良久乃滅

癸未傳于政院曰觀此先來通事書啓之言

其言曰中朝宮殿被  
火事問于館夫及

六科下吏則皆曰大燭於出於講身殿階下石際延燒華蓋殿  
奉天殿奉天門左右月廊五鳳樓午門等處自昏達曙盡為灰  
燼云常時朝會也於午門外為之而今則朝會於端門之外蓋  
端門在午門之外也以此見之則其火災之事的然矣宮殿火  
燒處禁人出入故未得目覩但時方改創役中朝宮殿之火實  
軍亂入闕門燼餘瓦礫棄置干皇城之外云

矣陳慰使斯速入送可也但前日狀啓所謄詔書則稱雷火而  
今此通事之言則火焰始出于謹身殿階下云不能的知其雷  
火乃與地火也但天朝有變我國當即陳慰而未知虛的苦待使  
臣回還為先馳啓而今之狀啓不及被火之變其為慢忽甚矣  
政院知悉○夜一更彗星見於鯨星上形體熹熹一更五點入  
西方天際四更乾方天中有電光五更乾方坤方天中有電光

西方雷動

甲申 上親傳宗廟冬享大祭香祝○傳于政院曰孟冬之月雷

電大作有同夏月自上方在恐懼之中又有非常之變固知所

措政院知悉政院回啓曰近日災異非常而又有冬雷之變臣

等至為未安人君一念之差休咎隨之一事之失災異應焉自

上當不求諸遠而求之於近不求於細政之末而求之於一心

之微應天必誠必實則天意可回而災變可弭矣近日水軍子

技受牒為僧者例還本役事臺諫累月論執而至今留難人心

不無鬱抑幸速決從傳曰災變之作由人所召予以不敏叨承

丕緒上不能仰答天譴下不能俯循物情以致非常之變慄慄

危懼固知攸措觀此回啓之辭甚合予意但水軍子技僧刷還

事予豈不念下情情之鬱抑乎不欲失信於下民也非為僧徒而

牢拒也○傳于政院曰雷變如此來二十二日 大王大妃殿誕

日陳賀以權停禮行之 慈殿有教故如是耳○承文院啓曰中  
朝宮闕之災的實無疑進慰文書固當磨鍊矣但欲知中國藩王

布政司等陳慰與否然後遣使進慰而令者遂劣通事不知此  
意而來 聖節使近必越江斯速下書問之的知中國藩王布政司  
等陳慰與否然後磨鍊文書何如傳曰斯速下書于 聖節使  
問之○憲府啓曰兵曹軍職有數而付祿者頗多雖文武宰相之  
在西班者尚不得每付高品况賤隸之類乎今者奉保夫人之夫  
季亦以准品付副護軍有傳教故也前者以此人每付司直物情  
尚以為太濫况又准品陞付耶猥濫之漸未必不由於是請命改  
正議政府奴金龜壽以其妻銀玉有阿保之功于世子欲免賤役  
冒呈上言該司防啓而自 上特命從願設使銀玉有功報之以他物  
可矣當此各司典僕凋殘之時因其濫訴輒命從願極為未便  
請依該司公事勿許免賤以防奸濫之路諸侯之於天子雖在五  
服之內小聘大聘之禮自有其時尚不可往來無節况海外之  
國乎今者朝廷以中朝有宮闕之災欲依往日 九廟災之例遣  
使陳慰其所以事大之誠則至矣但往日之陳慰中朝文士尚  
且笑其非禮况此宮闕之災難曰非常之變而其視 九廟則大

有所聞事非得宜而敢遣非禮之使物情皆以為未便請勿遣  
進慰使答曰李元金龜壽事不允進慰使則以承文院提調所啓  
之意問于 聖節使知其藩王布政司陳慰與否然後欲更議處之  
矣後因累啓李元降付司直龜壽只免役遣使事終不允○北方  
乾方大雷電兩雹交下大如大豆夜一更彗星見於南斗魁第一  
星形體稍微一更五點入西方天際黃海道鳳山新溪兔山遂安瑞  
興雷動

史臣曰金虬金弘度朴民獻等雖人品有浮誕之疵處事有  
過激之失然扶持公論彌為士類者也今金汝孚以有私嫌  
構成萋斐恐動尹元衡作此網打之禍或者天之示變其亦有  
警於此也歟

乙酉領議政沈連源左議政高震右議政尹漑

雖以文學發跡素無學術備位

二公無所建明不免依阿苟容之謂但性頗類 啓曰近日衆災

悟九朝廷儀禮無不粗通時人以知禮稱之 連絲彗星又見而昨日冬雷之變極為非常臣等俱以無狀久

忝相位故致此變異也古者有因災變責免三公之時速速臣



等更求賢德以答天譴答曰近日眾災疊見又有星變而昨日

冬雷甚於夏月天怒非常是皆予薄德不能答天譴故也勿辭

連源等三辭不允○傳于三公曰觀此奏請使趙士書狀其書

七月十五日到北京朝廷有故十七日呈奏本谷文冊封太子

六日臣呈文于禮部尚書以陳宗系改正綠由尚書語譯官洪

謙曰汝國王奏本已下本部階臣所達何事洪謙答曰奏本辭

綏已蒙鈞鑑階臣所達乃是奏本內未悉筆意伏望詳悉垂覽

尚書暫閱其文傳示左右侍郎仍語共謙曰當於節日過後從

汝所言從容題本決不失信俄頃尚書入半後廳覽畢其文語

提督主事余田曰奏請前後文書皆在子部而未有如此書云

八月初二日臣令洪謙告于尚書曰階臣委來公聖諭事已蒙鈞

恩感周極但會典中改正辭緣謄寫移容且降聖諭事欲鈞旨

相濟尚書答曰汝國王咨文明白階臣文辭情切有理自嘉靖十

八年嚴先生為尚書曾以此事題階降勅故已與先生議定矣

但會典御覽未畢不曾刊行不可頒降也十三日上馬宴宴羅

矣今有洪謙白曰節日已過未知何凡入題尚書曰節日則已過

日過後當與嚴閣差更議若可入奏則為之拜辭之日國王聖節使

士馬宴聖節使令譯官柳彭祖告曰階臣拜辭之日國王聖節使

請尚書答曰議為之有傳教一階臣發行日迫欲詳知何日入奏

去宗系等事一統志朝鮮國付卷及會典改纂草卷二日草卷所提

主事閣所藏無異云臣見之則與前日沈源騰去本入於初

問與朝鮮古高麗國六字用墨抹下矣九月初一日題本入於初

三日下于禮部奉聖旨是初四日令洪謙見提督主事則主

事曰本部題本明白可喜洪謙答曰明白則果可喜也但尚書

初欲請內閣會典騰寫移咨而令後日昭示後昭示

似與今日騰寫而去有問主事答曰移咨文首末詳備與昭

示無異汝等勿疑九于公事先稟于嚴閣老為之政尚書亦

得自由矣初七日辭朝緣史館有故不得手本十二日辭

北京離發朝廷詩別則去四月三殿見火今八月為姑先作

天熙左右巨鳳樓時方勸入材瓦王寺及十三道皆於其時進

慰則九月初一日題本入奏初三日下于禮部奉聖旨是頒

降會典似有可望而尚書言曰御覽未畢不曾刊行不可頒布

也云亦似未穩但觀趙士秀呈文士秀等謹齋沐百拜進言于

尚書大宗伯相國閣下伏以天下之大倫有五而人之所不可

易置者父子之親也一失其序則天理民彝蕩然崩潰人紀

於是乎絕矣生於天地間孰有無父之人乎有千乘之國而千

得以及其父此誠占今之寃痛而後嗣子孫當何以為心耶千

口之置置不如此一言之謬謬請舉我國譜系以助之伏惟相國

冊亦未君多一統志已詳俱載非五年王如安氏因國入歸終保才之史  
國祖之推知國事請命受詔以安東土其終不獲三讓者實迫於  
衆情尹燭李初者本心裁營營青龍能變黑白哆兮後足潛投上  
錦彼尹燭李初者本心裁營營青龍能變黑白哆兮後足潛投上  
界巧尹燭李初者本心裁營營青龍能變黑白哆兮後足潛投上  
之世為器庸天快我夫賢如使此輩更作於今日願其為後顯如  
飲頭倫逆之域南諸杜不許通此人之真情也何况冒非其間  
杜以正裁逆之域南諸杜不許通此人之真情也何况冒非其間  
加以高皇初待本國以視于里猶在日前始則疑之及我馬洞照  
其奸狀延帝明並日國以視于里猶在日前始則疑之及我馬洞照  
不待辨錫以融於大陽之下矣惟其如是而尚自彼黠之累猶  
文皇帝錫以融於大陽之下矣惟其如是而尚自彼黠之累猶  
在於本國下註小邦聞之命于百歲之後庶下至愚夫愚婦  
無不中膺推心日望改諸之命于百歲之後庶下至愚夫愚婦  
自己者也鄙人願已為明審而必待手決然後為身履不  
手決夫目見鄙人願已為明審而必待手決然後為身履不  
聞不亦遠乎小邦之通文之傳之故其非在國之事  
以常九失諧者必翻善亦恐未可盡信古何有所憚耶非惟以國之  
十常九失諧者必翻善亦恐未可盡信古何有所憚耶非惟以國之  
事為然雖中國之翻善亦恐未可盡信古何有所憚耶非惟以國之  
太甲殺伊尹又以此辭聖之生為野合夫以數聖一人之德自盛猶  
或定加於訛誣之辭其在凡流孰能致意於萬一耶竊自私念  
今名會典畢撰實一代之典謨也金華之彥翰苑之英富游夏  
宜而明注制無遠而窮無微而不燭灑灑而正訛謬酌時  
條一頌天下新人耳日若以外國之事何關於筆削而仍襲舊  
御不許改錄則是箇天豈可傳一人之盡覆燾生或首在元聖神

御不許改錄則是箇天豈可傳一人之盡覆燾生或首在元聖神

御不許改錄則是箇天豈可傳一人之盡覆燾生或首在元聖神

有閣某者封邑姓氏為太原其人臣係其源為言憲宗謂李吉甫曰有司之誤豈可再也宜使儒臣非其本郡考其郡望李吉甫命林寶未旬而書成夫姓氏郡邑之誤其視父子間則大相懸絕憲宗即命改撰亮就完正以此言之雖會典所載在去疑辨信之為貴不類真偽實似智金之口不謀而李德裕序其蚊未聚而先辨所以巧中於隱伏之微善成於疑似之明使播揚有所消其象筆斐無以念其善聖護如此也德裕事唐宗業隆矣文章早矣然猶一之其行如春黼黻陶鎔在呼盛德文章為朝易其辭儀令行如風仁行如春黼黻陶鎔在呼吸當此澁會簡易其辭儀令行如風仁行如春黼黻陶鎔在呼之冤綏遠人之先之心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雖在外並生於地彼投兔尚或先之此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雖在外並生於地閱則亦閣下之所宜若喪若止豈特所係之乘一窮此舍垢蒙宗取文百餘年一國腐心若喪若止豈特所係之乘一窮此舍垢蒙宗取文百皇朝聖際一視正之肯寡孤獨無不活其生暗黠幽狂皆得今其情前在已交年仁又奉聖旨灼知所註得之誠實與則夫於無日千載休期此其詩也如使本國下註得之誠實與則夫之人咸曰朝鮮非果是亂賊之區也人云爾苟朝若將澆馬下之人咸曰朝鮮非果是亂賊之區也人云爾苟朝若將澆馬下之朝鮮果是亂賊之區也人云爾苟朝若將澆馬下之朝鮮果是亂賊之區也人云爾苟朝若將澆馬下之心之痛此情無衣之區也人云爾苟朝若將澆馬下之心之痛此情無衣之區也人云爾苟朝若將澆馬下先被世守箕範有文猶一也崇德教重禮讓貴信義漸之名分盡誠恪謹有同內服故九小國可願邦涵休必從之顧茲一暗被誣之自小有列聖詔旨絲綸一降遠邦涵休必從之顧茲一暗被誣之耳小邦無祿近自十年之問遭天不憐多難不遑他事榮蓋以兩二連歲告堯令禔王紹緒學學在疾未憐多難不遑他事榮蓋以兩二連

祖波護之事乃於先朝奏達勤懇肆回天聽重新蒙許改不  
命日望獎汗之音有如湯稼之仰膏雨今則會典重新改與不

改無從而知之寡君於此不能洗滌深雪以正倫序以濯舊穢  
斯須忘也倘於此時終不能洗滌深雪以正倫序以濯舊穢則

晉天率土皆蹈舞於明昌之域而朝鮮一區獨不蒙日月之照  
照臨而永為戴盆之冤民霽霽洪恩正在今日尚下之贊襄裁

成亦在回今日遠人之仁流光於窮壤亦在今日伏惟相公閣下  
市之取回內骨之仁流光於窮壤亦在今日伏惟相公閣下思捷

不覺獻言其施不勝幸甚義迫君親及其禮部回咨與膳書  
海外以傳其支離殞越兢惶俟非俟罪及禮部回咨與膳書

會典小單題其禮部回咨曰大明禮部為陳情請誣事該本部  
奏先該永樂元年止不勝幸甚等因奉聖旨禮部題處朝鮮國

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嘉靖初年朝拜方重修會典乞將  
王差宗系查照永樂二年正德十四年鈐奉聖旨從實改正

等因奉聖旨徐部朝便國際臣所呈本國宗系事情既擇施行  
祖又查得嘉靖十八年十一月內該朝議次正合無將伊前後

本部議覆會典所載祖訓之言豈敢輕議次正合無將伊前後  
辨明奏呈及節奉列聖明旨送付史館叙入朝錄國項下議

祖訓會典兩無相妨等因奉聖旨是皇祖大訓豈敢別議  
該國奏詞並奉列聖明旨依備查該國前後奏呈宗系始末及

列聖明旨通行開送史館令其叙入纂修外今該前因查呈到  
部看明旨鮮國王以會典所載宗系未明累乞改正茲因查呈

復觀聖慈特命該部考錄改正之詞知會一節布改正之詞本  
名重查宗之意切照會典雖已纂修未經頒布改正之詞本

合行無從查考但念其世濟忠勤恪守寅貢宜此節奉依先請  
合行無從查考但念其世濟忠勤恪守寅貢宜此節奉依先請

合行無從查考但念其世濟忠勤恪守寅貢宜此節奉依先請  
合行無從查考但念其世濟忠勤恪守寅貢宜此節奉依先請

纂修曾下承擇附錄明白開報容臣等移咨本國知會其信而  
之詞仍侯會典頒布之日續行昭示庶上全朝廷乘遠之信而  
下題本月初三日奉 聖旨欽此欽遵行惟翰林院手本開  
其題本月初三日奉 聖旨欽此欽遵行惟翰林院手本開  
痛疏於史館查得前項事情已經承擇附錄於  
國內事理欽遵施行須至咨者○其書會地本前代郡縣晉以  
在遼東東南西三面濱海即其子所封之地本前代郡縣晉以  
後始自請立宰臣李氏為王從之仍賜國號曰朝鮮置八道分  
廢國自請立宰臣李氏為王從之仍賜國號曰朝鮮置八道分  
統府武二年國王遣使奉表賀即位請封貢方物五年令三五  
或一歲遣使朝貢二十五更其國號曰朝鮮永樂元年其國  
王奏璋阻訓條章所載載逆事詔許改正自後每歲元其國  
朝皇太子千秋節皆遣使奉表朝賀貢方物其餘慶慰謝恩等  
項皆無常期若朝廷有大事則遣使賀其國王請封則  
亦遣使行禮嘉靖八年使奉表言其國王不係李仁汪之後詔以  
所上宗系開送使館十年使奉表言其國王不係李仁汪之後詔以  
於南外圍丘詔朝新并泰寧三衛夷人朝正朝者改冬至俾  
與履長之慶自是遂以至前未賀二十六年年特許其使臣同書  
狀官及從人二三名於郊壇國子監等處遊  
觀本部委通事伴行設館夫防護以示優異云則纂修附錄之  
事似無疑矣且進慰使入送事昨已下書于 聖節使問  
其王府及十三道陳慰與否而今觀趙士秀書狀則  
王府及十三道皆已陳慰云我國亦當遣使進慰也但  
昨日憲府以為宮闕之火非如 九廟災之例請勿遣使

使予意則上國有變豈可安然不行進慰之禮乎卿等更加商議以啓三公回啓曰宮闕之火雖與九廟災有間奉天殿乃天子正衙而今為焚蕪我國自先王朝事大至誠凡朝聘之禮一如內服今見奏請使書狀則藩王及十三布政司皆已陳慰云我國亦當進慰也憲府之啓只計其弊也遣使進慰禮則當矣

史臣曰我國雖在海外而天朝之待我國既與內服無異我國之事天朝亦不以外國自處凡吉凶慶災無不賀慰自祖宗朝已然矣何獨於今有宮殿焚蕪之變而不行進慰乎四同災許人不吊君子以是知許之先亡也隣國猶爾也而况於天朝乎三公之議是矣

荅曰議啓之意知道姑待領府事

尹元衡

之議茲落○領府事尹元

衡議當初臣聞中原宮闕焚燒會議時以遣使進慰為當矣其後更思之宮闕之火非如九廟之災海外之國凡慶吊之禮不可每依於內服諸侯今之遣使進慰不必為之也憲府之啓

亦循物情也○以李銘為弘文館副校理洪天民為修撰朴好元為副修撰南致勤為忠武衛上護軍張彥邦為全羅道兵馬節度使○夜月犯南斗魁第二星彗星月光所掩不見

丙戌 上御朝晝講○夜月色掩映且有淡雲不見彗星乾方有電光流星出軒轅星八軫星狀如梨尾長三四尺許色白氣丁亥 上聽朝啓○白氣如布練自乾方橫抵日上三尺許暫時而滅夜一更彗星行度與月行相近為月光所射雲氣蔽不見彗星白氣一道如布練自乾方至巽方長可十五丈許漸移東方良久乃滅月暈黑氣一道起自巽方貫暈至月廣如布長十餘丈

戊子 上御朝晝講○上御夜對○月南有珥夜天際有濁氣且為月光所掩不見彗星

己丑日微暈夜西南天際有淡雲不見彗星白氣一道自艮方天際指天中廣如布練長十丈許移東方良久而滅月暈黑氣三道廣如布練自西方至東方彌天良久乃滅



庚寅日暈夜月明不見彗星

壬辰左贊成安珰議以進慰使當遣與否既已收議于三公矣

堂上承文院提調會于賓九廟之災既已遣使則正宮

之災與九廟無異今若不遣則於先王至誠事大之意恐

或不同而於禮亦漸怠忽遣使陳慰為當禮曹判書洪暹左參

贊李贊刑曹判書沈光彥工曹判書沈通源右參贊金明胤知

中樞府事申瑛禮曹參判趙彥秀戶曹參判蔡世英副提學成

世章刑曹參議任說大司成尹鉉議與珰同兵曹兼判書李浚

慶議海外之國與服內諸侯事體不同而宮闕之災又與九

廟之火有間不必援據而盡比內諸侯之例一一皆同也我國

雖曰事大以誠邦域區別自為聲教則其間不得盡同於中國

况海外之國自昵中朝招異日無窮之弊如高麗之患不可不

鑑判尹權續判中樞府事鄭士龍禮曹參議慶渾議與浚慶同

傳曰進慰使差遣事廣議則以差遣為是者多斯速遣之○夜

飛星出室星入勾陳星下狀如拳尾長三四尺許色赤○擲好

于義禁府典獄署刑曹

癸巳以刑獄摘奸單子傳曰觀此單子則囚人頗多其在常時尚有帶獄寬闊之慮當此天氣漸寒尤當恤囚之時也吏辦輕重放之○上御晝夕講

甲午 上聽朝啓○日暈兩珥

乙未 上御朝講特進官沈通源曰小臣幸前赴京時主事余田持大明會典示之方欲謄書而序班郭文銓謂余田曰朝鮮國欲知宗系改正之事情甚迫切今若書此以歸則國王必遣使謝恩 皇帝若問曰內閣所藏之書外國何以知之則其何以對之主事曰果然則還取去其時臣艱難謄書而來今者我國遣奏請使者謂天朝必有降勅而今則只有禮部移咨是與降勅異矣然禮部奉 聖旨移咨此亦一國之慶也且中原人亦必以為我國當遣使來謝臣意以為宜遣使謝恩也尹元衡曰沈通源之啓當矣但若有 皇帝降勅則固當謝恩也今則禮部只奉 先皇朝准他改正之言而奉 聖旨移咨而已

臣意以為不必遣使謝恩也○傳于政院曰朝講沈通源所啓則宗系改正遣使謝恩為當尹元衡所啓則不必遣使謝恩以此所啓之意諭于三公且過此奏請之後我國若無更為之事中朝亦不頒降則宗系改正未知終何如也雖無降勅遣使謝恩可乎拾政府郎廳詳議以啓○以姜士尚為弘文館直提學權容為典翰申汝棕為應教李陽元為藝文館檢閱○夜流星出婁星下八羽林星狀如鉞尾長三四尺許色白五更四方霧氣蒙冒○全羅道羅州雷動日候清明且無雲氣古阜務安茂長雷動

丙申領議政沈連源議宗系改正事雖有聖旨時未頒降亦無降勅我國不當徑自謝恩左議政尚震右議政尹旣議與連源同傳曰知道○上御晝夕講○自卯時至巳時四方霧氣蒙冒○全羅道井邑有女一產三女

丁酉上御朝講領經筵事尹漑曰頃者生物進上以暑月變味之故勿令都會官封進而令所在官各自封進此乃為兩

大妃殿進膳之物不得已如此也然古所不為之事今始為之  
驛路其為有弊若使常行不已則驛路蘇復恐無其時也上供  
之物臣子啓達未安而自上恤民之意臣亦知之故敢啓  
上曰各道封進生物夏節則味變不合於進膳故今年則偶一  
為之而已八月望後依前例可也○上御夕講

戊戌 上御朝晝講○諫院啓曰刑曹正郎尹先哲前為黃海  
道都事時為本道生員進士文科初試官一應試場之事所  
當糾察使無猥濫之弊而反憑都事之勢先自不謹無所忌

憚非但使場屋不嚴至有不公之事使媚效並入試場以供筆現  
交通所知儒生科次之時擅行

私聽物論騰播莫不駭愕請罷其職以杜後弊荅曰如啓○以  
朴永俊為黃海道觀察使奇大恒為龍驤衛大護軍

史臣曰大恒導之子也導素有重名己卯之禍謫死于外人  
皆惜之人以惜其父之心推譽於大恒驟至通顯大恒貪財  
無厭至是身居方伯帶所親武人以為軍官私輸貨物于其  
家無有紀極物論譁然以故托病辭來

○上御夜對○日暈夜月暈

已亥 上御夕講○日暈

庚子 上御朝講司諫金汝乎曰臣見兵曹事目外方校生考講不通者四祖無顯官則充定水軍此實蘇復水軍之策而外方校生士族居多若不通考講者皆定水軍則子子孫孫永為賤役以儒冠之人一時充定水軍至為未便大抵為法必洽於人情然後可以永久行之今者兵曹以旅外正兵破定于步兵闕額臣意以為旅外正兵及閑丁之微賤者充定水軍考講不通者若微賤之人則已矣若士族之人則久定水軍則物情可安而法亦永久行之也 上曰今欲充補水軍故兵曹為此事目矣然名付校籍者一朝為賤役似為未便當更商議為之掌令任尹曰外方各官有船稅鹽稅網稅所謂船稅者一時使船之人名付於稅案則其人已死其子孫雖不能使船而必徵其稅若無子孫則徵之于一族若無一族則徵之于買耕其田畝之人以及於切隣鹽網之稅亦然民之冤濶無甚於此請以此收

議于大臣令各道監司抄其年久無子孫可徵者以啓令戶曹  
審其初付稅案之年若真年久無子孫者皆為減下則民寃庶可  
弭矣 上曰戶曹及大臣同議使無民寃可也○上御夕講○全  
羅道全州地震

史臣曰重濁為質主陰尚靜者地也時京師再震四方亦然  
變異之作若是其重疊何哉居燮理之任者無意於恤國在  
外戚之親者惟事其賄賂上恬下嬉俗敗風澆天災地變可  
駭可愕者厥有由哉

辛丑百官以權停禮陳賀于昌慶宮

聖烈仁明大王  
大妃純日也

○以清洪

全羅道捕倭軍功單子傳于政院曰此軍功依丙辰年例

是年

智為慶尚左道兵  
使捕倭受賞加

參酌磨鍊而吳滄

會為全羅右道水使人物  
能惟能善事權貴別無買能

加資可也○良方虹見○清洪道洪州河川扶餘海義泰安瑞山

雷動泰安虹見全羅道光州雷動

壬寅

上御晝夕講

○憲府啓曰爵賞人君之礪世磨鈍也

弊

擢之歲必待有功而况濫授重加於無功之人乎今者全羅右

道水使吳滄以有軍功特授重加遭風漂到之倭假息送死而猶不能全船捕獲致令餘醜登陸有何可賞之功而至授嘉善之加乎爵賞猥濫請速還收成命荅曰捕倭賞加既有前例故不允久啓依允○夜流星出霹靂星下八婁星狀如鉞尾長二三尺許色赤光照地

癸卯 上御朝晝講○以任說性本貪濁日事飲散結婚椒為

工曹參判任輔臣性本廉潔不治產業一也爭事奔為刑曹參

議慎希復為兵曹參知權輒為知中樞府事鄭浚出入元衛家

與金汝孚送為眉齒為咸鏡南道兵馬節度使○東方虹見坤方巽方雷

動電光

甲辰 上御夕講○諫院啓曰黃海道武科舉子等多有凌辱

試官舉子等以試官多行之事信有罪矣為試官者試取之際

一出於公正則自無此弊而反自循私用情取其所率軍官無

所忌憚多行不公不正之事聞者莫不駭愕其道試官等請並

罷職前者兵曹以武科六兩百二十步內橫射者勿用事報府

啓下移丈各道則橫射步數雖退於舊規而一矢以上之文昭  
哉法典未可更改矣慶尚左道試官於六兩試取之際一矢橫  
射則其餘二矢雖入格皆不用之試官之不察甚矣請推考治  
罪答曰如啓○黃海道松禾豐川長連長淵瓮津雷動

乙巳 上聽朝啓

丙午藥房提調右議政尹溉左贊成安鉉都承旨鄭惟吉啓曰  
臣等聞 上體感冒累日云當藥則昨已劑進而當更診脉詳  
知氣候然後可以加減劑進矣請令醫官入診何如傳曰近因  
日候不溫似有感冒之證故昨日下問醫官耳入診可也又啓  
曰臣等聞入診醫官之言則感冒不減云進藥調理何如且近  
間日候率寒簷下雖設毛帳不如殿內近勿出御何如傳曰常  
斟酌為之

丁未舍人以三公意啓曰自 上避正殿為日已久日氣寒酷

雖擇溫日而視事簷下淺露極為未安請復正殿答曰近者災  
變非常遽復正殿心甚未安當於采月間斟酌為之○以奇大



恒為工曹總議李鐸為司諫院大司諫李重慶為司憲府執義

崔鳴為司諫院司諫先持是金李李銘彈論弘度能文負氣歷試時

卒之失朝侮密輩之過與金李等結為黨友云故一時賤逐及

場繼為是識密與權續相結陰附尹元衡與之共謀亦其素所

不悅者遂滋蔓不已士林清議漸益見擠入多內懷不平而畏

為黨比莫敢開口領相沈連源陳於上前言其不可崔場與

波字李銘金鎮相繼適罷說說弘度等未數月弘度病死於甲

山時議惜之初弘度等之遠竄入言尹元衡判義禁為之以猶

其時舍人恐其扶植之憾也朴大立為成均館司成尹毅中為議政

府舍人李希儉為司憲府掌令洪淵為持平金汝孚為弘文館

校理

史臣曰金虬浮虛金弘度輕俊李龜壽浮薄金繼輝清疎俱

以年少才勝之人未免有好名媒進之心嘗以好善知向方

自許其扶持公論之力亦甚多矣第以不度時勢無所顧念

直欲有為於斯世實欲薰心於美爵謂可以類進彙征而其

所薦拔或有出於私意則涉於植黨謂可以激濁揚清而其

所論議未盡出於公心則似乎齟政處事多躁擾之弊行已

有麤浮之失孰謂虬輩之罪誅其自取也耶况弘度則素有無行之謂乎雖然其殺之也以私意而科罪也過重則豈厭於衆心乎金汝孚以素所蓄怨之心乘此機會讒搆於尹元衡以逞忿毒則果不出於私意乎且雖謂之植黨亂政而名位卑微踐歷不久其所設施於事者不多見焉其罪之輕重可知若量其輕重或罷或適或補外官不處權要之地使之懲又悔改則情罪得中而一國咸服矣今必竄之窮裔之地使禦魑魅則豈不過重耶其一時所與交者并皆罷斥亦已甚矣况因此機而有畏禍附會時議者有乘時報復私嫌者有性本媚嫉者有平時不得見容於虬輩者羣起而奮臂如權纘崔瑀李銘金彥琚鄭得鄭裕金鎮申汝棕之輩陰謀合力專事擊駁可勝歎哉以此言之其殺之以私意而科罪過重者益可見矣

金德龍為副校理丁胤禧朴應男為同諫院正言閔箕為龍驤衛大護軍

戊申自夕至夜有氣如霧

己酉自卯時至申時四方有氣如霧自夕至夜坤方巽方有氣

如霧

十一月庚戌朔以俞絳為司憲府大司憲李戡為承政院同副

承旨任鼎臣為掌隸院判決事李世琳為司諫院獻納洪曇為

同知中樞府事淺彼小器嘗為憲府長官一時預網無意於振

繼母庶有考誠云○乾方艮方有氣如霧

辛亥諫院啓曰政曹郎官古稱清選其於薦望之祭必採公論

薦之故被薦者不忝其地近來薦望之人不無托議前者吏曹正

郎高景虛被專由本曹擇之不精物論未便兵曹正郎李

景雲酌酒失性喜怒無常有顛倒之事不合政曹郎官請遞注

書高景軫人物麤妄文筆亦短多有不合史官之議而至今尚在

其職物情未便請遞谷曰皆如啓○日暈兩珥午時黑雲一道自

東方至坤方布天漸移北方良以乃滅

壬子兼兵曹判書李浚慶雖無學識寡言笑性又險約不治產

業兄弟方愛但無強勇之氣乙卯年

為討倭元帥無所建功人目為怯夫所啓曰小臣年今五十九歲犬馬之齒已就衰耗

精神志慮頹惰昏茫雖欲勉強職務精力不逮尋常公事之間顛

倒錯戾失誤非一幸今朝野無甚急難之事故姑息度日矣如有

事變發於意外則小臣平日失誤之咎當於其時畢露矣小臣

今者力疾就職若自以為能而強顏治事及其闕敗之後雖復被

不職之罪何補於國家乎况今嬰此疾病氣力頓憊稍或坐久

熱氣上攻頭顛急痛眼視昏暗如隔重霧心魂憤亂不能省事將

此疾病何以供職伏乞斥免使得安心治病答曰見卿啓辭可知其

情切然兵務重地所當以任有病則調理出仕勿辭三啓不允○異

方坤方沈霧東方虹見

癸丑傳于政院曰予以寡昧叨揔萬幾計慮淺短處事多失常

懷未安戰兢於心姑舉一二言之去八月會宴羣臣時命題製

述徒欲通上下之情不念不當為之意敢命大小臣僚全數製

進此予之失也今日廷試試官所當改點庭計當為於初三日

試官仍用前落點而有間於科舉故仍命前點者為之事涉苟

試官仍用前落點

而有間於科舉故仍命前點者為之事涉苟

且亦予之失政也政院居喉舌之地掌出納之任目見如此之失而默無一言有乖敷奏復逐之意予心未便敢諭予懷政院知悉

甲寅試館學儒生製述于仁政殿庭○都承旨鄭惟吉等啓曰臣等昨聞傳教惶恐無地宋之仁宗三代以下之令主至於賞花釣魚之宴猶且使臣僚製詩韓魏公琦一代名相亦在製進之中其曰曾參二十年前會今備台司得再陪乃其驗也當時稱盛事後世無異議其魚水一堂君臣同德上下融融千載可想其與陳後主之爭工於麗詞前朝毅宗之喪志於聯詩以致國家之陷敗者異矣去八月冊封東宮之後命設君臣通宴此曠代盛禮大小臣僚莫不歡欣鼓舞及覩宸翰至有感激出涕者臣等徒知稀世之盛事播諸篇章之為美而未及其為過舉此臣等無長慮遠識防微杜漸之義也昨日庭試試官啓稟則教以仍前落點試官臣等以為洪暹文翰老手任說以掌成均皆合於試官故未及料仍用之苟且及見諫院之啓的確

而無餘蘊矣臣等材識暗劣徒竊寵榮不能堪敷奏復逆之任  
伏地待罪

史臣曰命製羣臣近於浮誇則深悔其失仍用試官涉於苟  
且則責躬不暇至於發諸綸言欲聞不諱之戒此正乘其悔  
端獻其納約之說而惜乎備位喉舌無長慮遠識之人惟知  
獻諂納諛將順其過至引古事以證其說古之引者當道者  
果如是乎

荅曰觀此啓辭政院之意亦當予於仲秋通宴之日命題製進  
者考見 祖宗朝例則成朝朝冊封世子翌日賜宴宗宰於  
闕庭即命羣臣製詩之語有之故予意以為雖親臨命題無妨  
妄料為之而後更思之則近於浮華未安故曾欲言之而未果  
昨因試官之事偶諭予意也洪暹任說長於文章亦以為雖仍  
試官無妨而諫院之啓至當此予之失故亦並諭也大抵王言  
一下播諸四方所係非輕豈不慎哉矧予寡躬萬機至煩處事  
之失必多政院常處近密之地若有未便之事則所當即稟磨

勘故敢諭子意此乃通情之專也宜勿待罪悉陳無隱○四方有氣如霧

乙卯奏請使趙士秀

雖無學問之切而性本廉潔不治生業謂難矣但司量偏視模早彼其所薦引

率皆諂邪小人不識部之蔡無敵為人弗講無狀而士秀薦之又嘗欲薦金彥琛梁纘云彥琛邪毒喜媚人纘無行歸自

京師傳曰卿與宋麒壽萬里同行盡心奏請之事卿之呈文辭

意激切予用嘉焉雖不降勅因題本奉 聖旨則似有可望矣

未知禮部尚書之意亦何如昨見宋麒壽書啓則中國水災非

常穡子搶殺邊民中原一路盡為焚蕩云若別有聞見書啓可

也趙士秀書啓曰臣到北京先呈奏本又即呈文令通事洪謙

具我國 宗系本未達于尚書則尚書初似領肯及其下馬宴

之日更達則答云會典雖畢纂時未頒降故未即開示事完回

還時則當奏請內閣所藏謄寫傳給可待之又於上馬宴之日

更請則尚書答云決不失信觀其意初極慰解竟為嚴閣老所

制似不得自尊而主事又云汝本國下附錄之辭與內閣正書

無相異雖待後日書可不過如此臣當其內閣開閉之時厚賂

下吏傳書而來則序班郭文銓詳細傳示乃與前日韓崱謄書者少無異處此正實錄也禮部所藏則是乃草稿也其附錄內纂弒事已許改正云 宗系事嘉靖八年使者言年國王不係李仁任之後詔以所上 宗系開送史館採擇云亦為改正之事也前日嚴嵩為禮部尚書時題本內 皇祖大訓不可輕改傳信傳疑各有所據此兩存之意也近 朝廷大事皆出其手今此禮部題本亦嚴閣老主之尚書不得擅便但此後則會典畢纂別無致力之事只待後日頒布後昭示而後日昭示亦不過韓崱謄書之辭云序班下吏輩皆曰頒布之事當代未易為也

丁巳地震

時尹元衡當國無君亂政陰威陽微之謹著矣

史臣曰時禁犯南斗之躔雷發剝復之月乾象之失和極矣至於重濁為質載嶽振海之物居然而動震久乃已地道之不寧亦甚矣自上雖動惕慮之心而在下尚有泄泄之習天方蹶謂之何哉



夜流星出元星入東方天際狀如拳尾長三四尺許色白

戊午以李鐸為吏曹參議尹仁恕為司諫院大司諫盧景麟為

正言朴謹元為侍講院司書○四方有氣如霧日微暈夜月微

暈流星出柳星下入四瀆星下體如鉞尾長五六尺許色赤光

照地流星出北斗七星下入東方天際狀如拳尾長三四尺許

色白

己未大司諫尹仁恕啓曰臣曾於己酉年濫蒙

聖恩特除本

職皇恐感激圖報草一而慶事不密去奸不早

指陳復也反致自

汚名器貽羞朝著既不副

聖明之知遇又不免薄軀之咎愆

至於下問之際畏禍不能直達

時有義武義靜兄弟仁恕之妻四寸也有相爭奴婢義靜給與

仁恕義武去仁恕怒屬於大司憲陳復昌構成義武以他事

元衡言曰復昌剛腹多構怨於人若不與去今公亦將為人

大臣諱則仁恕罪狀命下禁府其欺天之罪大矣其於言責重

地豈宜再辱請亟遶

史臣曰仁恕始附於金安老安老敗而見廢復用中附於陳

復昌見忤於復昌被斥復昌敗而今又大用旋廢旋用小人  
之難去也如此

答曰合於本職故今又授之勿辭務盡其職○四方沈霧

庚申諫院啓曰政院居喉舌之地所當出納惟允引君當道使  
無過舉兩頃者自上下諭政院通宴製述近於浮誇命仍庭

試試官涉於苟且之意懇惻丁寧雖非大過少有差謬便示悔  
悟不吝之心其從諫如流倚任近侍之德至矣為近侍者聞命

感激反躬省愆猶恐贊成厥美之不暇而今乃鋪張古事稱美  
試官名雖待罪實自是護上有悔過之言下進文過之語殊

無將順 聖德敷奏復逆之意物情極為未便試官命仍時色

承旨不即更稟未便之意其失固有所在至於待罪回啓政院  
同辭則都承旨揔議而有如此之失至為非矣都承旨

承旨魚季請遞其餘推考答曰上有所言則下必有答故頃者

政院因悔過之教回啓之際言雖似煩豈可以此遞職推考乎

不允○日微暈兩珥自日八後至夜二更四方有氣如霧月暈

流星出參星上入五車星下狀如鉞尾長三四尺許色赤

辛酉諫院啓曰戶曹掌邦儲任調度所關極重近來國家多事淳  
賞無藝倉儲匱竭勢不可支故節用蠲減之事靡不舉行僅能支  
持自曹光遠為判書後凡事解弛略不如前已為非矣且賓客之  
任輔養東宮必德望學問俱備然後可堪其任光遠素不經文翰  
之任物論輕之請適本職及賓客答曰如啓○夜月暈蒼白氣起  
乾方抵巽方長竟天良久乃滅

壬戌以權續不學無識性又邪毒士類畏之為戶曹判書曹光遠為漢城府判尹

慶渾為吏曹參議李鐸為承政院都承旨姜士尚沉厚恬靜但模稜疲軟為

同副承旨權容為弘文館直提學金汝孚為典翰○四方沉霧

夜四方有氣如霧月微暈

癸亥四方沉霧日微暈西方日下黑雲一道布天良久乃滅夜月暈

流星出軫星下入庫樓星狀如梨尾長一尺許色白

甲子有氣如霧夜月暈流星出壘壁陳星下入坤方天際狀如瓶

尾長五六尺許色赤流星出五車星入西方天際狀如梨尾長三

四尺許色赤

丁丑黃海道觀察使朴永俊拜辭傳曰卿久在近侍之列必知上意之所在往即乃職務農桑興學校嚴明黜陟申飭列邑善為防備撫恤民生明年華使出來凡支待之事十分措置務祛民弊以副予意○四方沈霧日暈兩珥

丙寅試弘文錄及製述被抄文臣

文士每年四仲朔入庭

自癸丑年弘文錄得錄文臣外又加抄年四十以下能文

製述鄭士龍議立此規于仁政殿庭

史臣曰我國接待華使與之唱酬雖詞章末技不可不致力但人有實德然後其所以發於言者通達和平可以興可以觀無非性情之所感發耳不務實德徒尚文詞則雖思穿月脅漢搗春華只益浮誇之習而已尚何補於治道哉

○戶曹判書權纘啓曰戶曹乃古者度支之任掌一國財利之權調度之虧盈生民之休戚係焉雖聰明才智者恐不能堪任况如小臣才識暗劣智慮淺短自患眼疾之後四五年間有加無減凡於文簿不能審視精神又耗臨事昏茫浩繁之地決不

能堪任請速命適

史臣曰續之為人貪慕富貴媚嫉善流用心兇險豈誠為辭職者乎

答曰觀卿啓辭以度支為重甚合予意為此任者苟非其人國計虛踈卿則合於是任勿辭盡職○日有左珥

丁卯漢城府判尹曹光遠啓曰小臣年老衰耗志慮昏茫處事錯誤到處皆然今授本職詞訟浩繁之地決不能堪任請命適差答曰卿豈至衰耗不能堪任乎勿辭再辭不允

戊辰禮曹啓曰刷還漂流人謝恩及咨文回答事自當考前列施行而遼東都司餼粟之請或許或否事體關重封移空紙亦似難處請令大臣會議善處何如傳曰如啓○京畿監司李夢亮畢巡入京肅拜傳曰列邑民事何如啓曰臣於安山南陽水原振威陽城陽智等處巡審則今年海邊尤甚失農安山南陽水原等處百姓將至流離華使出來迫近尤為可慮糧軍之役自前差出畿甸之民而畿甸之飢饉如此計不知所出臣意於

清洪近邑稍稔之地亦令差出糧軍以助其役則畿內之民庶  
幾得蒙一分之惠矣請與大臣商確以定何如傳曰當與大臣  
議定○以鄭裕為江原道觀察使魚季瑄為戶曹叅議李之信  
為議政府檢詳金秀文為人智略多幹能曾為濟州牧吏精  
備器械善為防禦倭寇犯境輒戰得保海外孤島為僉知中樞府事

已巳憲府啓曰乙卯年倭變之時諸將失律之罪雖置重典尚  
不足惜而曲承上恩得保喘息亦云足矣編配未久還得原

免物情憤鬱及下崔潁等給牒之命凡在見聞莫不駭恠棄城

敗軍之將非徒不能據法而治之又汲汲收叙如恐不及焉後

日臨危倉卒誰肯忘身而赴敵哉崔潁棄城乙卯年為珍島郡  
守聞倭賊陷達梁

棄城之罪視諸將尤甚南方之人至今欲食其肉兵曹非不知

公論之至此而還付祿職至為非矣請還收崔潁告身李希孫

乙卯年為光州牧使倭寇陷達梁領  
兵入保康津賊兵逼城棄軍夜遁之罪亦與崔潁無異其告

身請並還收答曰如啓○承文院三公領府事禮曹堂上承  
院提調會議于中樞府啓曰

臣等會議則漂流人解送事前例不為謝恩故只為回咨遼東

矣請偵事只齋空紙而來不知為何事聽齋來人說則請粟云我  
國亦年運凶荒許之似難今將此意以為回咨並逐空紙使事知  
通事齋去到義州付齋采唐人觀其辭色何如荅曰如啓○全羅  
道康津民家有黃雄雞一軀四足一尾尾下兩穴

庚午戶曹啓曰本曹專掌財賦其綜理細密非他司之比苟非  
久於其任或不能治事者則下吏因緣作弊極為多端而國計  
日非三司中會計司尤重請會計司正郎佐郎並為久任他郎  
廳亦毋得數遷佐郎之仕滿應陞五品者陞授正郎別捧承傳  
水為恒式荅曰如啓○以李仲樛為司憲府掌令李銘好校無

等竄逐時銘以掌令希金汝亨皆主張其論至是金汝亨為吏曹

佐郎

辛未百官以權停禮陳賀于昌慶宮冬至也○四方沉霧夜流星出

天船星下入卷舌星狀如梨尾長一二尺許色赤火氣起自卵地焰  
指天中長一丈許暫時而滅

壬申四方沉霧日微暈

癸酉諫院啓曰近聞慶尚道醴泉地方勇悍無賴者五十餘人為一  
黨酋豪雄據一里其脅從者無慮百餘人傍郡士族孽魏或蒸父

妾

白巨鯢之子

或竊兄妾

黃怡弟

脫身橫行驍勇無比者皆與之締結又

通他道獷猾聲勢相倚事將不測橫掠閭里恐嚇守令莫敢誰何  
夫今不為之所則後必滋蔓難圖若遣京官追捕則勢必急迫騷  
擾亦極莫如於本郡擇遣才智之人其緩其急臨時酌中或令感懷  
自息或期多方緝捕使之無弊措置陝川郡守李允宥有弓馬  
之才而赴任之時路由醴泉請與權鎔相換盜賊寢息間勿令率眷  
又將此意下書于其道監司兵使並令秘密處置答曰如啓○  
上御夜對

甲戌傳于政院曰近觀平安道監司兵使啓本則西方防備之事  
必非偶然規畫矣但昨日夜對時經筵官所啓松都及定州等地城  
堡修完事啓意亦當以所啓之意言于該司採行○四方沈霧日  
重暈兩珥○平安道昌城府雌雉化為雄

乙亥備邊司啓曰築土為城最為便益但土築之役比諸石築



其功百倍故臣等初不為議定矣然定州恰石處甚遠而土與膏慶掘築其功力難易本道觀察使必能詳知請下書使之商度便否啓聞後更議酌定何如且開城府乃古之國都亦是關防重地修築完固在所不已但今方多事之時一時修築勢難請令留守量度城基計功課程每於農隙量募人夫漸次補築期令完固何如傳曰如啓○四方沈霧日暈兩珥

丁丑四方沈霧日暈

巳卯夜地震屋宇皆動

史臣曰災變之作人事之所召是年海溢禁出大風作於關西鐵鸞飛空此陰盛之兆也牛乳三頭之犢雞產四足之雛此物怪之大也今當天地凝閉之時數月之內京師再震災異之重疊何至於此極耶持勳臣者者居燮理之任者沈酣於子女玉帛之間患得患失苟且度日則朝廷是非誰得以正之賢邪雜進誰得以卜之至若陰兇邪佞如章蔡之輩側于耳目之列羊狼狐伺羅織異已構禍士林將至於一網

打盡之域而誰得以禁之若然則陰盛之漸不足恠也災  
異之作不必訝也豈惟天災地變重疊而不已若人事之變將  
有大於此者矣可勝痛哉

○前長水縣監趙昱卒昱字景陽為人清虛恬澹不慕榮利  
博覽經史工於詩律初以公薦除參奉旋得心疾不仕遂卜居  
于龍門山下放情丘壑以吟咏自遣朝廷舉以遺逸授長水縣  
監復以病棄官而歸尋卒其兄晟性寬厚和易精於醫藥如音  
律算學天文無不通曉俱有名當世

十二月庚辰朔

上還御景福宮

兩大妃及中殿亦還御

○檢詳以三公意

啓曰去夜地震非常大駕前後鼓吹陳而不作以存遇災警  
懼之意何如答曰啓意當矣前月京師雷動去夜亦大震地變未  
常予甚未安予見日官之啓即欲命停鼓吹而今日之行非特予一  
身也予若停樂則兩 大妃亦必停之此亦未安故未即言之  
矣如啓停之○四方沉霧日微暈左珥○清洪道鎮川地震屋  
宇搖動有聲移時而止江原道三陟寧越等官地震墻屋

振動

辛巳以鄭得為持平○四方沉霧日微暈夜流星出奎星入五車星狀如拳尾長三四尺許色白

壬午諫院啓曰李希孫崔潏棄城之罪人所共憤憲府之請收職牒其意有在而纒閱旬日遽即還授國法解弛莫甚於此請還收李希孫崔潏職牒自乙卯倭變之後八道監司皆率軍官厥數頗多至二十餘人近來數或稍減尚有帶行者為軍官者率皆無知麤鄙之人憑藉監司中間作弊不可勝言請自今永革帶率軍官若於關防緊急之道則擇本道有武才者使之在家待變有事則許帶以除列邑之弊且稍解操弓者軍保中壯健者不論有無役抄出分防諸鎮今已三年民不堪其苦連歲凶荒亦由於丁壯之不緣南畝外寇未至邦本先瘁自今非警急之時非正軍操弓者勿令助防以紓民力禮曹科舉事目前者鄭士龍議立科舉事目時今方署經九立新規必而製述議多未便故禮曹時方剛定

分數依大典以三下為半分云考諸前事目則三下為一分其

間別無分辦之語而前後各異莫適所從經濟六典及大典所載非不分明而古今所見各執異同京外場中用分不一極為未便一法之立當歸一行之不宜前後有異也請廣議朝廷永定畫一之規答曰崔潏李希孫棄城先走其罪重矣故前已懲治非不足也不允餘皆如啓崔潏等事又啓憲府亦論依允○江原道襄陽地震屋宇搖動

乙酉四方沈霧

丙戌廢妃慎氏卒命賜長生殿棺槨又致別賻慎氏中宗潛

謹之女守謹廢朝為政丞中廢即位如亦正位受賀已而朴元宗任士洪同日被殺及中廢即位如亦正位受賀已而朴元宗柳順訂成希顏等以為罪入之女不當正位請廢之上勉從之措憤之妻不可棄也牢拒不允元宗等堅執不巳上勉從之然念妃廢非其罪常眷憐未忘焉至是卒上特賜長生殿內葬官以歛依王后考妃例以一等禮護喪然妃之見廢本非其罪而九治喪之事頗不備厚時人咸有嗟悼之意上特命廢妃生甥之子別坐思遠為喪主以奉其祀

史臣曰元宗等以殺其父仍后其女懼禍之及故強脅君父

廢黜慎氏有何罪乎據史觀之元宗等罪惡自見

史臣曰丙寅及正時朴元宗等先殺守謹畏有後患遽出其

女實無可廢之罪也是時卒禮官大臣請以一品禮治喪王  
堂之議亦然諫院以出母之禮舉哀治喪當從朱子之議為  
言是亦無經據之論家禮出母云者指所生母也於義已斷而  
息不可廢故有其制矣今此之舉恐亦難倣其禮莫如義起  
而行禮如大臣禮官所定為不失也

○以李英賢為吏曹叅議

丁亥日下有珥

戊子檢詳以三公意啓曰廢妃卒逝請以一等禮葬之初喪時  
遣禮曹郎廳使之治喪何如我朝無如此之例令禮官廣考古  
事得中處置何如答曰啓意當矣昨日子即欲言之而自該曹  
必有公事故姓待耳如啓傳曰慎氏喪葬依王后考妣禮為之  
三時供上侍婢供饋限三年令各司進排○禮曹啓曰廢妃卒  
逝輟朝禮葬等事法典不載故迄未落稟耳我朝開國以來無  
如此之事歷代帝王后妃卒於廢黜而嗣王所以送終者必有  
其禮本曹則方考前代禮文而弘文館專掌史籍請令遍考得

可據而為例者以啓然後處之何如傳曰如啓

已丑弘文館啓曰唐玄宗皇后廢為庶人未幾年以一品禮葬高麗仁宗廢妃李氏年葬以后禮考諸史籍有此二事故書啓○日微暈兩珥

辛外自辰時至巳時四方沈霧日重暈兩珥

壬辰諫院啓曰臣等謹按宋臣朱熹制家禮八母之圖其一曰出母其註謂被父離棄此言得罪於父者也慎氏見廢乃迫於權臣初非中廟之意其與得罪於君父而廢黜者異矣今焉

卒逝在一國臣民之情乃吾先君之廢妃乃吾嗣君之出母

不可愬然而已為禮官者所當聞計奔走或博考前例或廣論議起緣情酌禮息禮固缺使上無未盡之憾下無後世之議可也而恬不動心若視途人之喪歛襲諸事付之家人無一事官庀苟非自上下問大臣有啓入棺成殯亦未及護矣緩忽不職莫大於此為色承旨者妄引燕山夫人喪葬不中之禮啓稟藉緩數日禮不克舉使盛德大孝幾不彰露所失尤甚禮曹堂

上判書洪道孫判趙及色郎廳色承旨請並推考治罪者承

旨釋李以政院之長當送終大事與有所失亦令推考答曰如啓○

四方沉霧

癸巳政院啓曰昨日諫院所啓有出母之言考請大典則親母被  
父出云以此言之禮曹堂上郎官及承旨推考傳旨以慎氏為嗣  
君出母之語似為未安付標何如傳曰出母之言果似未穩付標

可也

甲申大司諫尹仁恕司諫崔燭獻納李世琳正言盧景麟啓曰  
臣等昨見政院付標及下教不勝惶恐臣等所謂出母只拈家  
禮被父離棄之註斷章取義單舉八母之圖之名而不舉服  
制之義但於措辭之際難其名號以於禮有七出三不出之  
語故臣等妄意凡去妻通謂之出而人子呼父棄妻雖非親  
母通稱無礙而大典之釋親母被父出云者所以解齊衰杖  
期心喪三年必其母之子然後持此服他出則不服也當初臣  
等所論只在初喪斂襲之未及護不在於服制之儀故未及者

大典而錯認用之及見政院之啓極為未安驚惶戰慄措躬無地臣等俱以不學無狀待罪言地所失如此不可在職請適臣等之職答曰出母之言諫院之啓不至於非也然舉論於推考承傳則似未穩故付標耳勿辭○春秋館堂上會于本館歲抄褒貶考史官勤慢也考閱既訖知事李浚慶曰史官所記或有今日褒之過當明之貶之已甚者後之為史者將何所適從同知事吳謙曰異時平心之人見其為人首末行事之迹則其是非之實自不得掩矣浚慶曰然久則應有定論矣知事鄭士龍默然不答忿恚之色見於面目人疑所閱之卷多有貶已之言也○夜月微暈

丙申諫院啓曰今者政院以本院所落有未便之語

指出母之言不

問于院直啓付標是不有言官也所係非輕其日同議承旨

等安詳請並適差答曰計後弊啓之其意非不可也然承旨

等未及察之事豈至於遮只推考○夜流星出天樽星入東

方天際狀如拳尾長二三尺許色赤月暈



戊戌左議政尚震辭職啟曰臣本以愚鈍庸質駑劣下材荷蒙中廟作養拔擢之恩遭逢 聖代簡注眷遇之盛名登仕籍三十九

秋身到台躔亦將十載能薄而官大祿厚而功微誠不足審察事機才不能贊理政務自來無分寸之補畢竟有丘山之愆耆艾之年益以邁邁致仕之限迫在前頭唯效枯蠅之充頰乏老馬之智撫躬汗背循省覲顏遂致天怒降災國切危亡之戒鬼哭媒孽身佩滿覆之憂無狀而詎道堯明罔功則宜被舜黜况臣夙嬰疾病向來漸深氣血俱虛精神短少聽重視暗骨痛齒搖或口眼喎斜或頭目眩暈四肢羸弱身不勝衣雖欲勉強策駑筋力有所不逮年多病深者去死未遠力綿任重者持久必顛知進不退違於天受直怠事傷於義以臣不職未敢防賢自劾乞恩事非獲已如蒙聖明愍臣衰朽之疾寬臣尸素之誅特容先時致休俾延殘年餘喘別擇俊傑替贊機衡則賢才亦展匪懈之初心衰骨猶需生死之大德答曰不允

己亥大司諫尹仁恕等上劄曰伏見 殿下踐阼以來已至一

紀休祥莫臻災沴相仍日月星辰之妖水旱飢饉之災無歲無  
之而加以今年乾文示變坤道不寧羣孽駢至衆異同作鐵甕  
奔騰雞育四足越在冬月花叢雷動暖燠愆度陰霧差候日暈  
既珥至於地震不一不再吁變不虛生因事而發災不妄作緣  
政而致當今之災一至於此則當今之事豈無可召之失歟人  
事有可召之失而不能應之以可消之實則昭格之天其能悔  
禍於萬一乎 殿下貶損修省畏天之似至而災變未弭者其  
果有感應之實乎大臣辭免引咎應災之似至而終歸文具者  
其果有惕慮之誠乎天之示警也累矣而人之敬天也怠上恬  
下嬉泛泛度日未聞講求弭災之事臣恐三不足之說亦將在  
於今日也大抵庶政之闕失由於百司之懈怠災異之疊見由  
於民生之失業而民生之休戚係於守令之賢否百司守令之  
得其人唯在於銓選而今之掌吏兵者其果下掄擇之手乎人  
無臧否一從請托時內外官有關則三公以下或簡以之而任  
寺監以之而守郡縣公道消滅私意大行法立而閣令出而方

刑獄則不適於倫要而惟官反之是循詞訟則無意於審克而  
惟來貨之是聽倉廩匱竭文券虛張怨詈之聲將問以息有備  
之策將問以舉外之為郡縣者頭會箕歛了無忌憚家收片鐵  
籍以為軍器之備而先入於連甕列楹之飾戶徵布縷托以為  
詔使之需而已歸於芑苴賄賂之資元元嗷嗷流離轉徙十室  
九空村落蕭然而傷和致災為如何哉况今南陲則勤孔棘之  
慮而夷情反覆在所難測北鄙則有踈震之患而邊釁已構慮  
或生梗加之以獫狁之猖獗告糶之急切西方之憂亦不可不  
顧年歉民飢盜賊竊發於諸道獷悍植黨恣行標掠畿甸之間  
道路不通監司兵使計莫措捕臣等不知天時人事果何如也  
而畢竟亦何以處之耶言念及此不勝痛哭嗚呼仁覆憫下之  
天所以示戒於下土者只出於仁愛人君而使之益加警省眷  
顧之不已也夏禹之解陽盱殷湯之禱桑林言未發而水先流  
辭未畢而澤滂沛其轉移之機感應之速唯在吾一心之誠不  
誠如何耳伏願 殿下反身修德接下以誠恤民畏天轉災為

福不勝幸甚

史臣曰當是時權貴用事政出私門奔競成風廉恥道喪天災時變未必不由於此也在臺諫之列者懼禍不敢發言徒以爲狗之說以塞其責可乎

答曰觀此劄辭予雖不敏寧不惕念近年以來天怒民怨衆災疊現日以益甚是皆由予否德不能修省之致也反躬兢惶罔知攸措今聞讜言予用嘉焉因傳曰劄中有家收片鐵先入於連甕列楹之飾戶徵布縷盡歸於苞苴賄賂之資云無乃有所指耶正言盧景麟即回啓曰此泛論時習之不美而無所指的也

史臣曰當時權貴之家爭事奢侈第宅連雲賄賂盈門列邑之所輸絡繹於道任言責者畏禍不敢盡言既有罪矣當此下問之際猶不能直達下而欺其心上而欺其君豈徒取笑於一時終必貽譏於萬世良可惜哉

史臣曰當是時尹元衡有大家十餘區小家亦多或新創或

改造土木之役連續不絕四方賂遺輻湊其門而終不能斥言  
以泛論回啓咫尺 天威敢肆欺誣官以正言為謫而所言如此  
豈不痛哉

荅曰知道○以諫院劄下 于政院曰見此劄子論災異及時弊  
可謂切當矣災異不絕由於人事之不修豈不慎乎上下交修務  
矯時弊勉省弭災之方可也此劄即示于大臣並諭予意○夜月  
微暈

○庚子以慶渾為工曹叅議李世璋為虎賁衛大護軍

穆之子也守也

處世不與物忤家至窮朝夕難資而無意於生產 ○上御夜對

辛丑領議政沈連源右議政尹溉啓曰臣等伏見諫院劄子辭意  
切當其論遇災而無修省之實引咎而無惕慮之誠上居下嬉  
未聞講求弭災之一事將有三不足之譏此正今日之憂也庶  
政闕失百司懈怠銓選不由其道任官不得其人公道滅而私  
意勝廉恥喪而奔競行法立而閣令行而方以至於獄訟之間  
有官反來貨之弊此皆由於臣等以不才久忝表率之地不能

正身修飭之所致當今之時正合退斥臣等更求賢德而尚蒙  
優容未能自退心常抱悶古昔帝王遇災未嘗不講致災之由  
弭變之方在我 祖宗一遇變異惕然驚懼或延訪臣僚或罪  
已求言言有可采事有可行舉皆虛懷嘉納至有振淹滯伸冤  
抑多方尋究以求合于天心此實修弭之大端也且自古有為  
之君必以學問為修治之本自 上好學之意臣等固知之但  
當隆寒盛暑之時罕御經筵此固保攝 聖躬之事所不得不  
爾然學問之方必須工夫接續心志精專然後可見成就之效  
雖當寒暑之時擇其溫和之日清涼之朝不拘早晚數召儒臣  
討論經史講求治道又於機務之暇燕閑之時尋常留意於學  
問勿雜他念沉潛涵泳以為緝熙之功 世宗大王好學出於  
天性讀通鑑綱目至於百遍雖當進膳之時未嘗釋卷此今日  
所當取法也伏惟留念焉

史臣曰身居台鼎之位上不能燮理陰陽下不能修飭其身  
遇災變則引咎遭譏諷則辭免不亦勞哉

答曰予以寡昧叨主臣民誠不足於弭災志不篤於修省災異日甚國事日非此皆吾德之致也諫院劄論切於時弊而至有三不足之譏此正今日之憂亦予不敏之故也卿等豈有久忝之過哉且以學問為修身治國之本此論極當當留念焉○夜南方電光

癸卯午時太白見於巳地

甲辰四方沉霧午時太白見於巳地

丙午 上御夜對○午時太白見於巳地

丁未四方沉霧午時太白見於辰地

戊申日微暈兩珥

巳酉四方沉霧午時太白見於巳地○禮曹修書于對馬太守

曰日本受職受圖書往來之人雖以土宜進上曩時則胡椒丹木

皆不出十斤之外歲久濫觴虛偽日滋到今尤甚或至四五十斤

甚者或至百斤不但昧於以禮事大之蒙還時馱輸絡繹於道只

弊我國人馬之力我 殿下雖量恢字小不加禁絕而為有司者

不得不示以裁節之意足下當彼輦來朝襟喉之地彼輦亦不得  
違足下約束我國好惡足下所悉祛弊復舊唯在足下之善處足  
下其速遍諭諸島來通我國者自今進上丹木胡椒但可貢忱  
勿令多賚彼雖欲多厥數丹木則不得過三十斤胡椒則不得過  
五十斤所謂硯箱亦不令過二三箇以此嚴加約束到貴島受  
文引時足下亦須錄其斤兩箇數如有不遵足下約束者自當  
不給文引我國邊將亦已受該曹約束必不敢許過此數彼若携  
到浦所又復賚送則彼豈無羞惡之意足下其速周通通諭使  
之悉遵禁約以副我國委寄之意幸甚

明宗大王實錄卷之第二十三



明宗大王實錄卷之第二十四

十三年大明嘉靖十年正月庚戌朔

壬子諫院啓曰吏曹郎官極選重地不得已人所取重洽於物望然後擬之故間或有不計爵秩高下而薦之但當薦之人若職次不相當則削其資級至於降品差授極為未便佐郎李銘累經掌令曾在正四品之列而降授本職至削七加以承議下批古無其例在本曹雖是慎簡之意政事之顛倒物情之駭恠莫甚於此請李銘遠差銘附於金汝孚駁擊金弘度等引以為功圖授銓選之郎未免以削資降除為不便適之其除其適皆出於私無異一家事且他視正士謀欲中害人皆則日答曰如啓

史臣曰諫院以為吏曹郎官極選重地所薦之人洽於物望然後擬之故不計其爵秩之高下至於削加降授其來已久則何獨於李銘論適乎抑耶進耶私乎公乎無奈抑之而進公之而私乎此必司諫崔塙之議塙也與銘相善

○左議政尚震震為相無所建明持祿容身而已且善逢辭職啓曰夫盡忠竭力糜粉乃已雖職分之當然振弱扶羸不能不止亦在

義而可恥日前同僚因諫院之劄進啟以弭災之方及此正朝百僚  
陳賀而臣獨息偃一室道職務於相忘嘗聞宋臣朱熹有言曰一  
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正嘗誦此明訓慙懼益深  
且臣之辭免職任古之乞骸骨者不同即蒙聖恩獲違臣職而  
猶在輦轂之下得繼朝賀之班則上之所以優厚微臣者終始  
自如而臣之所以輸宣心力圖報涓埃者亦無異於在廊廟之日矣  
請速遞臣職不允

史臣曰震非徒每嘆其無功而得相位時元衡以外戚元勳權  
傾君上而位猶在震下故每辭之

癸丑四方沉霧日暈午時太白見於巳地

甲寅以鄭惟吉為司憲府大司憲李銘為弘文館校理尹仁涵  
為藝文館檢閱○上御夜對○午時太白見於巳地

乙卯上召對○午時太白見於巳地

丙辰大司憲鄭惟吉辭職不允

史臣曰當是時出入風憲之長者率皆惟吉之比然而不言

言而予盡畏首畏尾旅進旅退依阿苟容不忤權貴然後可以  
行於今顯於時則如惟吉之模稜軟熟焉往而不得哉雖  
以重大之任為不能堪真見適免恐非惟吉之本意也

○日暈兩珥夜月暈

丁巳巳時黑氣一道自乾方至東方布天漸移北方良久乃滅日  
暈兩珥

戊午以南致勤為兵曹參判吳謙為慶尚道觀察使崔終浩為慶  
尚左道兵馬節度使金德龍為侍講院弼善洪天民為文學丁胤  
禧為兵曹佐郎李認為司諫院正言

已未傳于政院曰凡農事不可失時且京畿黃海平安道及開城  
府則是天使往來之路若今詔使之來在農月則民力必分  
種子口食宜早分給趁時耕種事下書也道亦皆下書○諫

院啓曰兵曹參判南致勤性本鷙悍乙卯年倭變之時為全  
羅道防禦使小無捷獲之功枉殺無辜不知其幾至今南人欲  
食其肉又以私憤杖殺羅州牧使崔渙

前者致勤為濟州牧使  
遠來時過羅州崔奐

待類薄致勤嘶之及為防禦使至羅州崔煥適病不出致勤如  
怒令力士曳出掠苔數十不久乃死煥清介之士人皆惜之如  
此麤暴之人決不可齒在朝列况於銓權重地乎請罷其職以  
懲殘酷之輩答曰只違本職

庚申諫院啓曰內宦朴世謙下去咸鏡道德源地自稱承命濫  
騎驛馬橫行列邑求索無已遠到咸興三四日之程至於屈辱  
邑宰期滿所欲極為絕恣請下禁府推考依律治罪且常時內  
摘奸特命近侍者必有以也今見 恭陵摘奸單子則參奉闕

直之事人聞譁然而不在推考之列此必奉命之人用情不以

直啓也內官則刑餘小人不足誅也職在侍從指檢閱敢為欺

罔其罪大矣請下禁府推考以正無君罔上之罪答曰皆如啓

史臣曰世謙漢宗之養子漢宗位至封君特功驕恣陵轍朝

士莫敢議之世謙以刑餘小醜席漢宗之勢橫行列郡屈辱

邑宰無一不不至豈非國綱之解弛耶為守令者怵於世謙之

勢勉從其請不欲見忤亦可歎也

○未時太白見於已地

辛酉 上召對○日暈兩珥

壬戌午時太白見於巳地

癸亥午時太白見於巳地

甲子政院以丙午辛巳年天使贈給前例入啓曰各年騰錄多寡不同故只以此兩年例啓之傳曰依丙午年例為之

乙丑傳于政院曰山臺結綵雖為詔使而設不必務為太巧以貽弊也下人亦不無因緣作弊之事招監役諭以此意俾無其弊亦令法司糾之

丙寅 上視朝膳于 文昭殿夕膳于 延恩殿○以柳承善為

弘文館修撰李銘為陝川郡守○午時太白見於巳地

丁卯 上御朝講領經筵事沈連源為入素無學識多行貪鄙之事但性頗慈祥一時浮

薄之徒互為訛誣而寬容受之不欲深治人節多之曰古人相友而責善奉公為務近來

士習好相朋比頃者斥黜浮薄金虬金弘度等人之後不為安靜又有

三四人朋比締結吏曹郎官清選也宜以公論薦望而頃者互

相汲引推薦他人雖合公論而或相詆毀排斥其所善者雖至

高品削加降授得遂所欲然後啓而適之即擬正郎之望

此李

任便低昂假托公論陰濟已私古豈有此事乎如此之輩或除

守令或除教授使之懲創悔悟遷善改過可也若深治之則士

類傷矣如金虬輩使早為處置則豈至重罪乎大司諫尹仁恕

曰李銘啓適之時臣亦隨叅今不敢啓近來人心異於古昔自

古朋比攻擊之患起則朝廷由此而不靖近日浮薄之徒相與

締結皆自取禍也人心不靖互相是非多有毀譽至如憂國之

人亦皆毀之時未知其言之所自故不得啓耳連源又曰吏曹

郎官初使薦之還復適之者有人焉在此之人孰不知之實司

諫崔燭主之其托於公論以濟已私之意自上豈得知之乎

上曰自古好相朋比喜生雜議非國之福士林之禍由此而起

往年金虬等定罪之後意以謂安靜矣欲安朝廷先去奸人大

臣須以進賢退邪為心兩司司耳目之責玉堂為論思之地預

防奸人不使熾張可矣如此之徒必明示好惡朝廷乃能安矣

上又問曰假托公論陰濟已私至為可惡以為三四人云誰耶

仁怒目連源曰三四之言已出宜歷舉以啓連源曰臺諫之  
過激失中則自上當優容矣此人等則假托公論以濟已私  
故臣不敢容默○傳于尹溉曰今朝領相與大諫啓朝廷士林  
浮薄好生雜議假托公論陰濟已私云如此之人不可不防微  
杜漸於卿意何如尹溉啓曰臣略聞其啓辭臣之所聞亦與沈  
連源所聞同矣○大司諫尹仁怒啓曰當初李銘為吏曹佐郎  
行公之後司諫崔堦發言於完席曰銘之降資為佐郎在相位  
以為未便論啓何如臣初不覺朋比之意而答曰此人既為佐  
郎今若論適則便做正郎近於私右未安止之而其後崔堦仕  
進起草簡通于臣臣實不悟堦意而從之但曾聞堦交結年少  
好生議論心欲議諸朝廷處置而新喪室家未遑出入不能廣  
議故入參經幄隱默不啓以待大臣之裁臣以迷劣忝在諫長  
不知堦假托公論陰濟已私之意所失非輕不可仍在此職請  
遞答曰勿辭○上御晝講○兩司啓曰司諫崔堦性本陰險加  
以愚妄自在韋布人皆以鄙夫目之及登科第幸躋清顯之班

人頗指笑。近來金虬等浮薄驕妄，從公論定，非人心可以少靜而塌也。又踵其覆轍，喜生議論，以一己好惡為之毀譽。天曹郎官士林清選，其所薦進一從公論，故雖身居郎席者亦不敢任意取舍其來久矣。塌妄薦其所好之人，職次不相當而強為吹噓，劫勅吏曹郎官使之期於必得，既得之後又挾私啓適使為正郎之薦，其操縱低昂由已。至於檢詳之薦，必擇人望所重，不可自求而塌乃心竊慕之，奔走求薦，及其不得，詆毀隨之人，雖賤惡而亦不得不薦，乃於其間造為飛謗，暗行宵臆。士林間翹楚可用者，靡不出入於其牙頰間，人心危懼，莫保朝夕。其假托公論陰濟已私之事，固非一二不可殫論。官爵未高，氣勢漸熾，如此凶險之人，今若不深惡而痛絕之，則國家之危亡可立而待。請削奪官爵，使不得接迹於都下。陝川郡守李銘人物輕妄，與崔塌等數三人迭為唇齒，互相汲引，好生議論，使人心不靜。觀其所為與崔塌不同者，幾希。請李銘罷職。答曰：自古奸臣互相朋比之事，始於微而終於大，使人心不靖，不知則已矣。知



之則不可不深惡而痛絕之崔埒削奪官爵門外黜送使不得  
接迹於都下李銘罷職不叙且崔埒等其徒數三人云當盡治  
其罪以靜朝廷

戊辰兩司啓曰典翰金汝孚以法家子弟持身所當恬靜自守  
而交結非人替生論議互相汲引復蹈不靜之轍京畿都事金  
鎮以新進年少之人與汝孚等交親以助其勢至於薦人之際  
多任情之失請並罷職持平鄭得亦見稱於壻心不自安難在  
其職請適蒼曰金汝孚金鎮事如啓鄭得適持平補外○以睦  
詹為司諫院司諫李之信為議政府舍人尹毅中為弘文館副  
應教

己巳以柳承善為司憲府持平金德鷗為京畿都事○上御夕  
講○禮曹啓曰勅使出來時一路支待饌品隨宜加數當否領  
議政館伴等會議皆以為各處迎慰宴時庭排物膳則已令從  
略加設入京後饌品則雖有京外之少異似不大關今不可加  
數且前日遠接使下去時饌品亦隨宜加設事傳教前既印頒

支待詳定事目外方各官依詳定之數備之今者無大闡虧損  
之事而使之隨宜加設不但國家彌令人無以取信濫觴之弊  
亦不可勝言饌品一依詳定勿復加備之意請下書于遠接使  
及三道監司開城留守處何如傳曰如啓後尹元衡之議不用  
品○午時太白見於巳地事目依舊例加設饌

庚午 上御朝講○午時太白見於午地

辛未以安珰論附元衡為吏曹判書金德龍為弘文館典翰李

彥忠為侍講院預善○午時太白見於巳地月暈冠兩珥

癸酉 上御朝講領經筵事沈連源曰古之君子豈無朋友乎

友者友其道也論議朝政朋比汲引不附已者毀斥之此豈友

道乎近多如此之習其見於事者則不得不明示好惡然多所摧

傷則亦非國家之福也臣之初意但欲甚者罰之枝葉者容而

用之使不相疑則自無朋比之患矣今見罷者多雖其自取人

才可惜士氣亦傷良可歎也 上曰近來文士相繼獲罪皆好

相朋比自取之也然屢有如此之事則士氣多傷朝廷不靖必

須明定是非務為鎮定也○諫院啓曰頃者戶部念儲峙匱竭  
軍需荒政緩急之用為備耗置簿公事此似有益於國而培克  
之禍實基於此矣今雖以十分之一置簿而其後錄有優數者  
論賞之語若守令不計事理者希覲其賞適代之際盡錄前後  
所儲備耗為已之功而無餘數則承後之官不能私用置簿之  
物支應諸事勢必責辦於民將至於前日備耗之外又作備耗  
其流之害將不可勝言請依 祖宗朝舊例不錄備耗之數以  
塞剝割之源守家業蕭然及其死也人皆憐之○刑曹參議任輔臣率輔臣容貌端嚴寡言笑簡潔自如啓○午時太白見於巳地

甲戌 上御朝晝講

乙亥 上御晝講○以柳潛為刑曹參議○午時太白見於巳

地

丙子 上御夜對

丁丑午時太白見於巳地

戊寅 上御朝講正言盧景麟曰世子英斷特異凡屬於禮貌

之事無少差失此國家臣民之福也自古國本誕生定位則左  
右前後必擇正人以處之使之見正事聞正論動靜食息無一  
不出於正故及其繼世承統終見太平之治頃者命擇師傅賓  
客僚屬等然此等官進見之時常少其常近侍親狎者宦寺也  
秉彛之性雖出於天賦未嘗不善然其氣體移養有關於陪僕  
贊御之臣此則外人所不得知者也學問教養雖不可迫促臣  
見日記 仁廟六歲冊封七歲文理已達今則不如是也近雖  
日寒晝夕書筵猶可開也僚屬接見不宜久廢且天使出來雖  
無相見之禮既以冊封詔使出來則頒勅之時世子異處似為  
未安 上曰啓意當矣予當斟酌○上御書講○日暈

二月己卯朔傳于政院曰接待天使時先問 聖躬無害於禮然  
祖宗朝所不行之事也其議于三公領府事領議政沈連源議  
問 聖躬禮所當為而既不載儀註在 祖宗朝亦無行之之  
時今不必行天使若問以辛巳年對唐皇天使之辭答之何如  
右議政尹旼議儀註所無之事一時因華使之言行之者非一